渦堤孩

作者：福溝 （La Motte Fonque）1811 年版

譯者：徐志摩 1923 年 5 月版



目錄

引子

引子裏面絕無要緊話，愛聽故事不愛聽空談諸君，可以不必白費時光，從第一章看起就是。

我一年前看了 Undine（渦堤孩）那段故事以後，非但很感動，並覺其結構文筆並極精妙，當時就想可惜我和母親不在一起，否則若然我隨看隨講，她一定很樂意聽。此次偶爾興動，一口氣將它翻了出來，如此母親雖在萬里外不能當面聽我講，也可以看我的譯文。譯筆很是粗忽，老實說我自己付印前一遍都不曾復看，其中錯訛的字句，一定不少，這是我要道歉的一點。其次因為我原意是給母親看的，所以動筆的時候，就以她看得懂與否做標準，結果南腔北調雜格得很，但是她看我知道恰好，如其這故事能有幸福傳出我家庭以外，我不得不為譯筆之蕪雜道歉。

這篇故事，算是西歐文學裏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陸上有樂劇（Undine Opera），英國著名劇評家 W.L.Contney）將這故事編成三幕的劇本。此外英譯有兩種，我現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譯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國文學界裏一個重要分子，他還活著。他是一詩人，但是他文學評衡家的身分更高。他讀書之多學識之博，與 Edward Dowden 和 George Saintsbury 齊名，他們三人的評衡，都是淵源於十九世紀評壇大師法人聖百符（Sainte-Beuve），而高斯文筆之條暢精美，尤在 Dowden 之上，（Saintsbury 文學知識浩如煙海，英法文學，幾於全歐文學，彼直一氣吸盡，然其文字殊晦澀，讀者皆病之。）其 Undine 譯文，算是譯界難得之佳構，惜其書已絕版耳。

高斯譯文前有一長篇 La Motte Fonque 的研究，講他在德文學界的位置及其事略，我懶得翻，選要一提就算。

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 Friedrich Heinrich Karl，Baron de la Fonque 我現在簡稱他為福溝，他生在德國，祖先是法國的貴族。他活了六十五歲，從 1777 年到 1843 年。

他生平只有兩樣嗜好，當兵的榮耀和寫浪漫的故事。他自己就是個浪漫人。

他的職業是軍官，但他文學的作品，戲曲詩，小說，報章文字等類，也著實可觀，不過大部份都是不相干的，他在文學界的名氣，全靠三四個浪漫事，Sintram，Der Zanberring，Thiodulf，Undine，末了一個尤其重要。

福溝算是十九世紀浪漫派最後也是最純粹一個作者。他謹守浪漫派的壁壘，絲毫不讓步，人家都叫他 Don Quixote。他總是全身軍服，帶著腰劍，顧盼自豪，時常騎了高頭大馬，在柏林大街上出風頭。他最崇拜戰爭，愛國。他曾說："打仗是大丈夫精神身體的唯一完美真正職業，"豈不可笑？

他的 Undine 是 1811 年出版。那故事的來源，是希臘神話和中世紀迷信。葛德（Goe the ）曾經將火水土木四原行假定作人，叫火為 Salamander，水為 Undine，木為 Sylphe，土為 Kobold。福溝就借用 Undine，和 Melusine 和 Lohengim（Wagner-s Opera 懷格納著名的樂劇）的神話關聯起來寫成這段故事。那大音樂家懷格納很看重福溝，他臨死那一晚，手裏還拿著一本 Undine。

福溝出了這段故事，聲名大震，一霎時 Undine 傳遍全歐，英法意俄，不久都有譯文。葛德和西喇都認識福溝，他們不很注意他的詩文。但是葛德讀了 Undine，大為稱讚，說可憐的福溝這會居然撞著了純金。哈哀內 Heine（大詩家）平常對福溝也很冷淡，但是這一次也出勁的讚美。他說 Undine 是一篇非常可愛的詩，"此是真正接吻，詩的天才和眠之春接吻，春開眼一笑，所有的薔薇玫瑰，一齊撥出最香的氣息，所有的黃鶯一齊唱起他們最甜的歌兒——這是我們優美的福溝懷抱在他文字裏的情景，叫作渦堤孩。"

所以這段故事雖然情節荒唐，身分卻是很高，曾經懷格納崇拜，葛德稱羨，哈哀內鼓掌，又有人制成樂，編成劇，各國都有譯本，現在所翻的又是高斯的手筆——就是我的譯手太不像樣罷了。

現今國內思想近步各事維新，在文學界內大眾注意的是什麼自然主義，象徵主義，將來主義，新浪漫主義，也許還有立方主義，球形主義，怪不得連羅

素都嘖嘖稱讚說中國少年的思想真敏銳前進，比日本人強多了。（他親口告訴我的，但不知道他這話裏有沒有 Irony，我希望沒有。）在這樣一日萬里情形之下，忽然出現了一篇稀舊荒謬的浪漫事，人家不要笑話嗎？但是我宣告在前，我譯這篇東西本來不敢妄想高明文學先生寓目，我想世界上不見得全是聰明人，像我這樣舊式腐敗的脾胃，也不見得獨一無二，所以膽敢將這段譯文付印——至少我母親總會領情的。

第一章　騎士來漁翁家情形

數百年以前有一天美麗的黃昏，一個仁善的老人，他是個漁翁，坐在他的門口縫補他的網。他住在一極嫵媚的地點。他的村舍是築在綠草上，那草一直伸展到一大湖裏，這塊舌形的地好像看了那清明澄碧的湖水可愛不過，所以情不自禁的伸了出去，那湖似乎也很喜歡那草地，她伸著可愛的手臂，輕輕抱住那臨風招展的高梗草，和甜靜怡快的樹蔭。彼此都像互相做客一般，穿戴得美麗齊整。在這塊可愛的地點除了那漁翁和他的家族以外，差不多永遠不見人面。因為在這塊舌形地的背後，是一座很荒野的樹林，又暗又沒有途徑，又有種種的妖魔鬼怪，所以除非必不得已時，沒有人敢進去冒險。但是那年高敬神的漁翁，時常愛漫不經心的穿來穿去，因為在樹林背後不遠有一座大城，是他賣魚的地方。況且他老人家志心朝禮，胸中沒有雜念，就是經過最可怕的去處，他也覺得坦坦蕩蕩，有時他也看見黑影子，但是他趕快拉起他清脆的嗓子，正心誠意的唱聖詩。

所以他那天晚上坐在門口很自在的補網，平空吃了一嚇，因為他忽然聽見黑暗的樹林裏有嚓之聲，似乎是有人騎馬，而且覺得那聲浪愈來愈近這塊舌地。因此所有他從前在大風雨晚上所夢見樹林裏的神祕，如今他都從新想起來，最可怕的是一個其大無比雪白的人底影像，不住的點著他很奇怪的頭。呀！他抬起頭來，向樹林裏一望，他似乎看見那點頭的巨人從深密的林葉裏走上前來。但是他立刻振作精神，提醒自己說一則他從來也沒有碰到過什麼鬼怪，二則就是樹林裏有神祕，也不見得會到他舌地上來作祟。同時他又使用他的

老辦法，提起嗓音，正心誠意，背了一段聖經，這一下他的勇氣就回復，非但不怕而且覺察他方才的恐慌原來上了一個大當。

那點頭的白巨人，忽然變成他原來很熟悉的一條澗水，從樹林裏一直傾瀉到湖裏。但是嚓聲的原因卻是一個華美的騎士，穿著得很漂亮，如今從樹蔭裏騎著馬向他的村舍來了。一件大紅的披肩罩在他紫藍色緊身衣外面，周圍都是金線繡花。他的金色頭盔上裝著血紅和紫藍的羽毛，在他黃金的腰帶上，掛著一把光彩奪目鑲嵌富麗的寶劍。他胯下的白馬比平常的戰馬小些，在輕軟的青茵上跑來，那馬蹄似乎一點不留痕跡。但是老漁翁還是有些不放心，雖然他想那樣天神似的風采，決計不會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他站在他的網邊很拘謹的招呼那來客。於是騎士勒住馬轡，問漁翁能否容他和他的馬過宿。

漁翁回答說，這蔭蓋的草地不是很好的馬房，鮮嫩的青草不是很好的喂料嗎？但是我非常願意招待貴客。預備晚餐和歇處，不過待慢就是了。

騎士聽了非常滿意。他從馬上下來，漁翁幫著他解開肚帶，取下鞍座，然後讓它自由溜去。騎士向主人說：

“就使老翁沒有如此殷勤招待，我今天晚上總是要擾你的，因為你看前面是大湖，天又晚了，我如何能夠再穿過你們生疏的樹林回去呢？”

漁翁說，我們不必客氣了，他於是領了客人進屋子去。

這屋子裏面有一壁爐，爐裏燒著一些小火照出一間清潔的房間，漁翁的妻子坐在一把大椅子裏。客人進來的時候她站起來很和悅的表示歡迎，但是她仍舊坐了下去，沒有將她的上座讓客。漁翁見了，就笑著說，年輕的貴客請勿介意，她沒有將屋子裏最舒服的椅子讓客，這是我們窮民的習慣——只有年高的人可以享用最好的坐位。

他妻子接著笑道：“唉，丈夫，你說笑話了。我們的客是高明的聖徒，哪裏會想我們老人家的坐位。”她一面對騎士說：“請坐吧，青年的先生，那邊很好一把小椅子。不過你不要搖擺得太利害，因為有一隻椅腳已經不甚牢靠。”

騎士就很謹慎的取過那椅子，很高興的坐了下去。他覺得他好像變了他們小家庭的一份子，簡直好像去了一會遠門剛回家似的。

他們三人於是就開始談笑，彼此一點也不覺生疏、騎士時常提到那森林，但是老人總說他也不很熟悉。他以為在晚上那可怕的森林總不是一個相宜的談料。但是一講到他們如何管家和一應瑣碎的事情，那一對的老夫妻就精神抖擻的應答。他們也很高興聽騎士講他旅行的經驗，又說他在但牛勃河發源的地方有一座城堡，他的名字是靈司推頓的墨爾勃郎公爵。他們一面談天，騎士時常覺察小窗下面有些聲響，好像有人在那裏潑水。老翁每次聽得那聲音就把眉毛皺緊。但是後來竟是許多水潑上窗板，因為窗格很鬆，連房子裏都是水，老翁氣烘烘站了起來，使著威嚇的聲音向窗外喊道——

“渦堤孩！不許瞎鬧。屋子裏有貴客，你不知道嗎？”

外面就靜了下去，只聽見嗤嗤的笑聲，老翁轉身來說道：

“我的尊貴的客人，對不起請你容恕，她小孩子的頑皮習慣，但是她無非作耍而已。她是我們的養女渦堤孩，她雖然年紀已快十八，總改不了她的頑皮。可是她心裏是很仁善的一個女孩。”

老婦人搖著頭插嘴說：“呀！你倒說得好聽，若然你捕魚或者出門歸家的時候，她偶然跳跳舞舞，自然是不討厭。但是她整天到晚的胡耍，也不說一句像樣的話，她年紀又不小，照例應得管管家事幫幫忙，如今你整天去管住她防她闖禍都來不及，你倒還容寵她咧！——唉！就是聖人都要生氣的。”

“好，好！”老兒笑著說：“你的事情是一個渦堤孩，我的是這一道湖。雖然那湖水有時衝破我的網，我還是愛她，你也照樣的耐心忍氣愛我們的小寶貝。你看對不對？”

他妻下也笑了，點點頭說：“的確有點捨不得十分責備她哩。”

門嘭的一聲開了，一個絕色的女郎溜了進來，笑著說道：

“父親，你只在那裏說笑話哩，你的客人在哪裏？”但是她一頭說一頭早已看見了那丰神奕奕的少年，她不覺站定了呆著，黑爾勃郎趁此時機，也將他面前安琪似美人的影像，一口氣吸了進去，領起精神賞鑑這天生的尤物，因為他恐怕過一會兒她也許害臊躲了開去，他再不能眼皮兒供養。但是不然，她對準他看上好一會兒，她就款款的走近他，跪在他面前，一雙嫩玉的手弄著他胸前掛著的金鍊上一面一個金墜，說道：

“你美麗，溫柔的客人呀！你怎樣會到我們這窮家裏來呢？你在找到我們之先，必定在世界漫遊過好幾年！美麗的朋友呀！你是不是從那荒野的森林裏來的？”

老婦人就呵她，沒有讓他回答，要她站起來，像一個知禮數的女孩，叫她顧手裏的工作。但是渦堤孩沒有理會，她倒搬過一張擱腳凳來放在黑爾勃郎的身邊，手裏拿著縫紉就坐了下去，一面使著很和美的聲音說道：

“我願意去此地做工。”

老翁明明容寵她，只裝沒有覺擦她的頑皮，把語岔了開去。但是女孩子可不答應。她說：

“我方才問客人是從哪裏來的，他還沒有回答我哩。”

黑爾勃郎說，“我是從森林裏來的，我可愛的小影。”她說：“既然如此，你必須告訴你為什麼跑進這森林，因為許多人都怕進去，你必須講出來，你在裏面碰到多少異事，因為凡是進去的人總是碰到的。”

黑爾勃郎經她一提醒，覺得發了一個寒勁，因為他們想著他在林中所碰見的可怕形像似乎對著他獰笑。但是他除了黑夜之外有沒看見什麼，現在窗外一些兒光都沒有了。於是他將身子聳動一下，預備講他冒險的情形，可是老兒的話岔住了他。

“騎士先生，不要如此！現在不是講那種故事的辰光。”

但是渦堤孩，氣烘烘的跳將起來，兩隻美麗的手臂插在腰間，站在漁翁的面前大聲叫道：

“他不講他的故事，父親，是不是？他不講嗎？但是我一定要他講！而且他一定講！”

她一頭說，一頭用她可愛的小腳頓著地，但是她雖然生氣，她的身段表情，又靈動，又溫柔，害得黑爾勃郎的一雙眼，爽性中了催眠一般再也離不開她，方才溫和的時候固然可愛，如今發了怒，亦是可愛。但是老兒再也忍耐不住，大聲的呵她，責她不聽話，在客人前沒有禮貌，那仁善的老婦也夾了進來。渦堤孩說道：

“如今你們要罵我，我要怎樣你們又不肯依我，好，我就離開你們去了。”

她就像枝箭一般射出了門，投入黑暗裏不見了。

第二章　渦堤孩到漁人家裏的情形

黑爾勃郎和漁人都從坐位裏跳了起來預備追這生氣的女孩。但是他們還沒有奔到村舍門口，渦堤孩早已隱伏外邊霧結的黑暗深處，也聽不出那小腳的聲音是向哪裏去。黑爾勃郎肚子疑惑看著漁人等他解釋。他差不多相信這秀美的影像，如今忽然入荒野，一定是和日間在林中作弄他的異跡同一性質。一面老人在他鬍子裏含糊抱怨，意思是她這樣怪僻行徑並不是初次。但是她一跑不要緊，家裏人如何能放心安歇，在這荒深的所在，又是深夜，誰料得到她不會遭逢災難呢？

“然則，我的老翁，讓我們去尋她吧。”黑爾勃郎說著，心裏很難過。

老人答道：“不過上哪裏去尋呢？我要讓你在昏夜裏獨自去追那瘋子，我如何過得去，我的老骨頭哪裏又趕得上她，就是我們知道她在哪兒都沒有法子。”

黑爾勃郎說：“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得叫著她，求她回來。”他立刻就提高聲音喊著，

“渦堤孩，渦堤孩呀！快回來吧！”

老人搖搖他頭。他對騎士說叫是不中用的，並且她不知道那娃娃已經跑得多遠。雖然這樣說，他也忍不住向黑暗裏大聲喊著，“渦堤孩呀！親愛的渦堤孩！我求你回來吧！”

但是果然不中用，渦堤孩是不知去向，也沒有影蹤也沒有聲音。老人又決計不讓黑爾勃郎去盲追，所以結果他們上門回進屋子。此時爐火差不多已經燒完結，那老太太好像並沒有十二分注意那女孩的逃走，早已進房睡去了。老人把餘燼撥在一起，放上一些乾柴火焰又慢慢回覆過來。他取出一瓶村醪，放在他自己和客人中間。他說道

“騎士先生，你依舊很替那淘氣的孩子著急，我們也睡不著。反不如喝著酒隨便談談，你看如何？”

黑爾勃郎不表示反對，現在老太太已經歸寢，老兒就請他坐那張空椅。他們喝喝談談露出他們勇敢誠實的本色。但是窗外偶然有一些聲響，或者意是絕無聲響，二人不期而會的驚起說：“她來了！”

然後他們靜上一兩分鐘，但是她始終不來，他們搖搖頭嘆口氣，重新繼續談天。

但是實際上兩個人的思想總離不了渦堤孩，於是漁翁就開頭講，當初她怎樣來法，黑爾勃郎當然很願意聽。以下就是他講那段故事：

“距今十五年前我有一次帶著貨色經過森林，預備上大城去做買賣。我的妻子照例留在家裏，那天幸而她沒有離家，因為上帝可憐我們年紀大了，賞給我們一個異樣美麗的小孩。這是一小女孩。其時我們就商量我們要不要為這小寶貝利益起見，離開這塊舌地另外搬到一處與她更相宜的地方。但是騎士先生，你知道我們窮人的行動，不是容易的事體。上帝知道我們到哪裏是哪裏。這樁心事一徑在我胸中盤旋，有時我經過喧闐的城市，我想起我自己這塊親愛的舌地，我總向自己說：‘我下次的家總得在這樣熱鬧所在。’但是我

總不抱怨上帝，我總是感激他因為他賜我們這小孩。況且我在森林裏來來往往，總是天平地靜，從來也沒有經歷過異常的情形。上帝總是跟著我呢。”

講到此地，他舉起他的小帽子，露出他光光的頭，恭恭敬敬的默視一會子，然後他重新將帽子戴上，接著講：

“倒是在森林這一邊，唉，這一邊，禍星來尋到了我。我妻子走到我跟前來兩眼好像兩條瀑布似的流淚，她已經穿上了喪服。

“我哭著說，‘親愛的上帝呀！我們鍾愛的孩子哪裏去了？告訴我！’

“我妻說，‘親愛的丈夫，我們的血肉已經到上帝那裏去了。’於是一路悄悄的哭著，我們一起走進了屋子。我尋那小孩的身體，方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的妻子同她一起在湖邊坐著，引她頑笑，沒有十分當心，忽然這小東西傾向前去，似乎她在水裏見了什麼可愛的物件。我的妻子看見她笑，這甜蜜的小安琪兒，拉住她的小手。但是過了一會兒，不知道怎樣一轉身，她從我妻的臂圈裏溜了出來，撲通一聲沉了下去。我費盡心機尋那小屍體但是總沒有找到，一點影蹤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這一對孤單的老夫婦徹靜的坐在屋子裏，我們無心說話，我們盡流淚。我們呆對著爐裏的火焰。忽然門上剝啄一聲響，門自己開了，一個三四歲最甜美不過的小女孩，穿扮得齊齊整整，站在門口，對著我們笑，我們當時嚇得話都說不出來，我起初沒有拿把那究竟是真的小性命呢？還是我們淚眼昏花裏的幻象呢。我定一定神，看出那小孩黃金的發上和華美的衣服上都在那裏滴水，我想那小孩一定是失足落水。現在要我們幫助哩。

“‘妻呀，’我說，‘我們自己的孩子是沒有人會救的了，但是我們至少應該幫助人家，只要人家也能一樣的幫助我們，我們就是地上享福的人了。’

“我們就抱了那小孩進來，放她在床上，給她熱水喝。這一陣子她沒有話一句話，她只張著她海水一樣藍的一對眼睛，不住的向我們望。到了明天早上，她並沒有受寒，我於是問她父母是誰，她怎樣會到這裏來。但是她講了一個奇怪荒唐的故事。她一定是從遠地方來的，因為，自從她來到現在已經十五

年多，我們始終沒有尋出，她本來的一點痕跡。並且她有時講話離奇得利害，你差不多要猜她是月宮裏跌下來的。她形容黃金的宮殿，水晶的屋頂，以及一切古怪的東西。但是她所講最明瞭那一段是她母親領了她在湖上經過，她不小心失足落水，以後她就不記得了，一直等到她醒轉來，她已經在岸上樹底下，她覺得很快活。

“但是現在我們心裏發生了大大的疑慮和焦急。我們自己的孩子不見了，找到了她，我們就養育她同自己的一樣，那是很容易決定的。不過誰知道這小東西有沒有經過洗禮呢？她自己又不知道。固然她明曉得她生命的產生是仰仗著上帝的靈光和幸福，她也常常告訴我們，我們若然要用上帝光榮的名義來怎樣她，她也很願意。這是我們夫婦私下的討論。假使她從沒有受過洗禮，我們豈不是就應該趕快舉行，就是她從前經過洗禮，橫豎是好事，少做不如多做。我們就商量替她取個名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們實在不知怎樣叫她。結果我們決定叫她做桃洛細亞，因為人家告訴我那個字的意義是上帝的贈品，實際上的確是上帝送她來安慰我們暮年光景。但是她不樂意要那個名字，她說渦堤孩是她父母給她的名字，她再也不樂意人用別的名字叫她。我可是疑心那名字是異教的，我們聖書上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名字，所以我上城裏去與一牧師商量，他亦說渦堤孩的名字，靠不住，後來經我再三求他才替她題名，他才答應特別穿過森林到我們村舍，來專辦那樁事。但是她那天穿著得那樣美麗，她的表情又蜜糖似的，弄得那牧師心不由作主，她又想法去恭維他，回時又挑激他，結果他將所有反對渦堤孩那名字的種種上的理由，全忘記乾淨。所以結果她洗禮的名字，原舊是渦堤孩，她雖然平時又野又輕躁，行禮那天，說也奇怪，她自始至終異常規矩溫和。我妻子說的不錯，我們還有可怕的事體對付。只要我告訴你——”

但是他講到此地，騎士打斷了他話頭，叫他注意外邊聲響，好像哪裏發水似的，那聲響他覺得已經好久，現在愈聽愈近，差不多到了窗外。二人跳到門口。他們藉著剛起來的月光，看見從樹林裏流出來那條小澗，漲水兩岸都平瀉開來，水又來得急。一路卷著石塊木條，呼呼向旋渦裏滾去。同時大風雨

又發作，好像被那水吼驚醒了似的，轉瞬一大片黑雲將月光一齊吞沒，這湖也在暴風翅兒底下洶湧起來，舌地上的樹從根到枝葉尖兒一齊嗚嗚悲鳴，並且不住的搖著好像那回旋的風吹得他們頭都昏了。

兩個人一齊著了慌，都拚命的喊著，“渦堤孩！渦堤孩！上帝保佑，渦堤孩。但是一無迴響，兩人這時也顧不得三七二十一就離開村舍各取一個方向，朝前直衝。

“渦堤孩！渦堤孩！回來！渦堤孩！”

第三章　他們找到渦堤孩的情形

他們在黑夜的影子裏亂衝亂喊，再也找不到，黑爾勃郎尤其著急。他方才所想渦堤孩終究不知是人非人的問題，重新回到他心裏。一面浪呀風呀水呀愈鬧愈凶，樹枝的聲響更來得可怕，這整塊長形的地，不久還是平靜可愛，這村舍和居住的人，一起都好像荒唐的幻影。但是，遠遠的，他依舊聽得見那漁人慌張的聲浪，叫著渦堤孩，還有屋子裏老婦人高聲的禱告和唱聖詩，和萬竅的號聲參差相間。後來他走近那氾濫的澗流，在微茫中看見這猖獗的一條水，一直橫掃森林的邊兒下來，差不多將這條長形的地切成一島。

“親愛的上帝，”他自己想著，“要是渦堤孩竟是穿過此地，闖入這不可思議的森林——或者就為我沒有告訴她我在裏面的經驗激怒了她可愛的強脾氣——如今這莽流將我們截成兩段，她也許在那邊進退兩難，種種鬼影中間飲酒哩！”一陣的恐怖蓋住了他。他跨過許多石塊和打下的枯枝，打算走到那澗邊，然後或泳或想法渡過那邊去找她。同時他又記起白天在森林裏所聞見的駭人奇異的影像。他似乎覺得那最可怕碩大無比的白人在水的那邊向他點頭獰笑，但是種種幻像幻想無非使他益發奮勇向前，因為那方面愈鬼祕，渦堤孩不測的機會亦益大，他如何能讓這可憐的小孩獨自在死的影子裏放著呢？

他已經找到一塊很結實的枯梗，將身跨進水裏撐著那條新式行杖，狼狽不堪的想和緊旋的急流奮鬥；正在這個尷尬辰光，他忽然聽見一個甜美的聲音在他旁邊喊道：“小心小心，這條河是很險的！”

他認識這可愛的聲音，他躊躇了一會兒，因為他在重蔭下差不多一些沒有光亮，同時水已經沒上他膝蓋。但是他不轉身。“假使你果真不在那邊，假使只要你的幽靈是在我旁邊舞著，我也不情願再活，只要和你一樣變一個鬼——喂，我愛，我親愛的渦堤孩！”

這幾句話他使勁喊著，一面盡望急流裏衝。

“看仔細，啊唷！”小心，你漂亮，情昏的少年呀。一個聲音在他旁邊叫，他於是往旁邊一閃；剛巧月光又出來了照得很亮，他見在幾顆高而交叉的樹枝下，一座為水泥造成的小島上，可不是坐著那渦堤孩，她笑嘻嘻地蹲踞在花草裏。

她這一出現，黑爾勃郎立刻精神百倍，使勁的撐著枯枝，向她進發。不上幾步他居然出了頭，渡過這條猖狂的小“銀河”，到了他“織女”的跟前，足下是密軟青蔥的細草，頭頂是虬舞龍盤的樹幕。渦堤孩將身子略為站起，伸出她臂膀來，摟住他的項頸，將他拉下來一起蹲著。

“我可愛的朋友，現在在此地你可以講你的故事了，”她輕輕的吹在他耳邊；“此地我們可以自由談話，那些討厭的老人家再也不會聽見。你看我們這葉織的篷帳不是比那可憐的村舍好些嗎？”

黑爾勃郎說，“這是真正天堂！”一面將她緊緊摟在懷裏，接著蜜甜的吻。

但是剛正這個時光那老漁人也已經趕到澗邊，隔著水向這對密切的青年喊道：

“喂，先生！我沒有待虧你，你倒在那裏與我養女尋開心，讓我一個人著忙在黑暗裏亂撞。”

“仁善的老人，我剛才正尋到她哩。”騎士也喊過去。

漁人說，“那還說得過去。但是現在請你再不要延宕，趕快將她帶過到平地上來。”

但是渦堤孩不願意聽那話。她想就在這荒天野地和這美麗的客人談天，比回到老家去有趣得多，況且一到家裏又不許她自由，客人遲早也要離開。她索性將兩臂箍住了黑爾勃郎，口裏唱著異樣好聽的歌。

泉水出山兮，

幽歌復款舞，

逶延青林兮，

言求桃花渚；

款舞復幽歌，

忽遘萬頃湖，

欣欣合流兮，

止舞不復歌。

老漁人聽了她的歌，由不得傷心起來，涕淚淋漓，但是她依舊漠然不動。一面她抱緊她情人吻之不已。後來黑爾勃郎倒不自在起來，向她說：

“渦堤孩，那老人悲傷得可憐，你不動心，我倒不忍心，讓我們回去吧。”

她張開她碧藍的妙眼很驚異的相著他，過了一歇，才慢吞吞含糊說道：

“果然你想我們一定要回去——也好！你說對就是我的對。不過那邊老兒，一定要答應回去以後他再也不許攔住你告訴我森林裏的故事，其餘我倒不管。”

老人喊道：“好了，來罷！再不要說廢話，來吧！”

同時他伸出他的手臂，隔著水預備接她。一面顛著頭，似乎說“依你依你”。他的幾卷白髮亂糟糟一齊掛在他臉上，這副情形，又提起了黑爾勃郎森林裏那顛頭大白人。但是此時不管他，黑爾勃郎輕輕將渦堤孩抱在手裏，涉過水來。老兒一見她便摟住渦堤孩的頸項接吻，很憐惜他。夾忙裏老太太也趕了

過來，也摟抱住她。老夫妻再也不呵她，尤其因為渦堤孩也是甜言蜜語哄得老人心花怒放，一場淘氣就此了結。

但是寶貝找回來了，湖面上已經漸漸發亮；風雨也止了，小鳥在溼透的樹枝上噪個不了。渦堤孩到了家，也不要旁的，只要黑爾勃郎講他的冒險，老夫妻再也無法，也只好笑著由她。老太太把朝餐端出來，放在村背湖邊的樹下，大家一齊高高興興坐了下來——渦堤孩坐在黑爾勃郎足邊的草上，因為她只肯坐在這裏。於是黑爾勃郎開始講他的故事。

第四章　騎士在林中經過的情形

“八天以前我騎馬到那森林背後的自由城市。我一到剛巧那邊舉行大賽武會，一大群人圍著。我就闖入圍去，報名與賽。一天我正在站比武場中休息，除下頭盔來交給我從人，我忽然覺察一個絕美的婦人，站在廂樓上一瞬不轉的對我望著。我就問旁人她是誰。他們說那美貌女郎的名字叫培托兒達，是本地一貴族的養女。她一徑注意我，我自然也回答她的青眼，一面較賽的時候，我也特別賣力，無往不利。那天晚上跳舞會恰巧我又是她的舞伴，從此到賽會完結我們常在一起。”

講到此地他本來垂著的左手上忽覺得奇痛，打斷了他的話頭。他轉身去看那痛的所在。原來是渦堤孩一口珠牙使勁齧住他的手指，她神氣又怒又恨。但是一下子她又轉過她鍾愛的秋波，傾入他眼內，口裏柔聲說道——

“這是你自己不好！”

說過她將頭別了轉去。黑爾勃郎經她出其不意一咬一嗔，又驚又窘，卻也無可如何，仍舊繼續講他的故事——

“這培托兒達是又驕傲又乖僻一個女郎。第二日她就沒有第一日可愛，第三日更差了。但是我還是與她周旋，因為她在許多騎士內比較要算和我最親近些。有一天我和她開頑笑，求她給我一隻手套。

“她倒莊顏說道：‘要我手套不難，只要你單身敢進那森林去隨後來報告我那裏面究竟如何情形。’

“我其實並不希罕她的手套，但是我們騎士的習慣，說一句是一句，既然惹了出來，惟有向前幹去。”

“我想她愛你。”渦堤孩插進來說。

黑爾勃郎說，“是有點兒意思。”

“哼！”她冷笑著叫道，“她不是呆子，來遣開她愛的人。況且遣他到危險的森林裏！要是我，情願不知道森林裏的祕密，決不會讓他去冒險。”

黑爾勃郎很和氣的對她笑笑，接著講：

“我是昨天早上動身的。我一進森林，只見那樹梗經朝陽照著鮮紅絕嫩，地下綠草同絨毯一般光軟，樹葉微微顫動，好像彼此在那裏私語，一路絕好的景緻，我心裏不覺暗笑那城裏人誣空造謠，說這樣蜜甜的所在有什麼奇情異跡。我想用不了多少時候，就可以對穿樹林回來。但是我正在欣欣得意，我的馬已走入綠陰深處回過頭來已經看不見背後的城市。心裏想走迷路倒說不定的，大概他們所以問我就是為此。我所以停了下來，四面看轉來想找出太陽的方向，太陽那時已升得很高。剛在那個當兒我覺得前面一枝高大橡樹上有一個東西。我猜是熊，我就摸刀，但見那件東西忽然發生粗而可厭的人聲說道——

“‘喂，厚顏先生，假使我不把這些樹枝咬了，今晚半夜你到哪裏受燒烤去呢？’

“那東西一面獰笑，一面將樹枝攪得怪響，我胯下的馬一嚇立刻放開蹄子狂奔，所以我始終沒有看清楚那魔鬼究竟是什麼。”

老漁人道：“不要這樣說。”他將兩臂叉成十字形；老婦人也照樣一做，一聲不發。渦堤孩張著明星似的眼向他望，說道，“這一段最好的地方，是他們究竟沒有燒烤他。再講，你可愛的少年！”

騎士接著說——

“我被嚇的馬揹著我望樹枝叢裏瞎闖，它渾身是汗，也不聽勒束。後來它差不多對準一石罅裏衝去。其時我猛然看出我馬前發現了一個頂高的白人，我馬也見了，嚇得停了下來。我乘機扣住了它，我又定神一看原來方才以為大白人者是一條瀑布的一片銀光，從一山腳上一直瀉下來，攔斷了我馬的路頭。”

“多謝多謝，瀑布！”渦堤孩喊道，她兩隻手拍在一起。但是那老人卻搖搖頭，呆頓頓注視他面前。

黑爾勃郎又講——

“我剛正整理好鞍轡，我旁邊突然發現一個小人，矮而醜得不可以言語形容，渾身棕黃，一個鼻子大得比他其餘全體放在一起不相上下。他那闊的口縫一裂，露出怪樣的蠢笑，向我鞠上無數的躬。我不願意和這醜東西胡鬧，我就簡括的謝了他，旋轉我那餘驚未已的馬，想換一頭走走，要是再碰不見什麼，想就回去，那時候太陽早過了子午線，漸漸的沉西。但是忽然像電光似一閃，那小東西又站在我馬前。

我恨恨的說道，‘閃開去！我的牲口很野，小心它撞倒你。’

“‘嗐！’那矮子也發出怒聲，這會笑得尤其蠢相。

“他說，‘給我些錢，因為我攔住你的馬，要是沒有我，你同你的馬不是早滾入那石罅裏去了。哼！’

“‘不要裝出那許多鬼臉，拿錢去吧，你這謊徒，方才救我的是那瀑布，哪裏是你可厭的小鬼！’說著我摸出一塊金幣投在他雙手張著像叫化似那怪樣的小帽。我就向前，但是他在背後怪叫，忽然他又並著我的馬跑得異樣的快。我放開韁繩飛跑，但是他也跟著飛跑，跑得那矮鬼渾身都像脫節似的，看了又可笑又可厭。他手裏舉起我的金幣，一路跳一路叫：‘壞錢！壞幣！壞幣！壞錢！’他放開重濁的嗓子，狠命的喊，每次好像喊斷了氣。他可怕的紅舌頭也

伸了出來。我倒慌了，只好停了下來；我問他為什麼吵得這樣凶。‘再拿一塊去，’我說，‘拿兩塊去吧，給我滾開。’

他又重新還他奇醜的敬禮，口裏狺狺說道：

“‘但是我的小先生，不是金子，這不會是金子；這類的廢物我自己就有不少；等一等，我給你看。’

“其時忽然地皮變成玻璃似透明，地皮也變成球形，我望進去只見一大群礦工頑著金子銀子。他們翻筋斗，豁虎跳，滾在一起，互以金銀相擊，彼此以金屑屑吹到面上。我那醜的伴侶，一半在裏面，一半在外面；他叫他們把一堆堆金子推給他，他拿出來給我看，哈哈笑著，然後又拋進地裏去。他又將我給他的金幣遞給下面那些人看，他們笑得半死，大家都伸長了脖子發尖聲嘲我。後來他們爽性伸出塗滿礦屑的指頭點著我，愈吵愈凶，愈喊愈響，愈跳愈瘋，他們一大群都爬出來向我直奔，那時我可真嚇了。我的馬也大起恐慌。我兩腿拼命一夾，他就疾電掣似飛跑，這是第二次我在林中瞎闖。

“等到我頓了下來，我覺得一股晚涼。我從樹林裏望見一條白色的足徑，我心裏一慰，想那一定是通城裏的路。我就往那道上走，但是一個暗洞的面貌，完全白色，形狀盡在那裏變，從樹葉裏向我看。我想避了他，但是隨你怎樣避，他總當著我。後來我益發狠想衝他過去，但是他拋下一個大白水泡打在我同馬身上，一陣昏轉，連方向都認不清楚。那東西一步步趕著我們，只讓我們看清楚一個方向。等到我們走上那條路，他緊跟在背後，但是似乎沒有惡意的樣子。過了一會我四面一相，我看出那白水泡的臉是長在一個一樣白的奇大無比的一個身體。我疑心那一定是遊行的水柱，但是終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時馬和人都倦得很，只好聽那白人的指揮，他跟著一路顛頭，似乎說，‘很對！很對！’所以直到完來我們到了林邊，我望見菜園和湖裏的水，你的小村舍，那時候白人也就不知去向。”

“好容易出來了！”漁人說，他於是商量他轉去的時候最好走哪一條路。但是渦堤孩一個人在那裏傻笑。黑爾勃郎覺得了說道：

“我以為你昨天很歡喜見我？為什麼我們講起我要去，你這樣開心？”

渦堤孩說：“因為你不成功，隨你想法去渡過那氾濫的澗。其實你還是不試為佳，因為那急水裹下來的樹枝石片，很容易將你衝得粉碎。至於這條湖，我知道父親也不能很遠的撐你出去。”

黑爾勃郎站起來，笑著，看看究竟她講的是否屬實，老人伴著他，渦堤孩在他們旁邊跳。他們一看情形，她的話是對的，騎士心裏打算既然如此，只好暫時在這島上等著，水退了再走。他們走了一轉，三人一齊回到屋子裏，黑爾勃郎在女孩耳邊輕輕說道——

“如此便怎麼樣呢，小渦堤孩呀？我現在要住下來你討厭不討厭？”

“哼！”她悻悻的答道，“算了，不要假惺惺！要不是我咬你那一口，誰知道你那故事裏還有多少培托爾達哩！”

第五章　騎士住在湖邊情形

我親愛的讀者，你們在世界上浪漫東西，也許有一天尋到個當心適意的地方你情願彈撲了你鞋帽上的風塵，打算過幾時安靜生活。我們本性裏戀慕在家園過太平日子的願望，到那時自然醒了過來。你想起未來的家庭，充滿幸福和純摯的愛情，機會難再，此地既然合式何妨就此住了下來，開手建造呢？事實上結果也許與你那時的理想大相懸殊，也許你日後會懊喪當時的錯誤，但是這方面我們暫且不管。我們只要各人想起生平預期平安樂境的情形，就可以體會黑爾勃郎當日在湖邊住下來的心理。

事有湊巧，那澗水愈泛愈寬，簡直將這塊長地截成島形，黑爾勃郎心中私喜，因為他藉此可以延長他作客的時候。他在村舍裏尋出一張弓，他就收拾一下，每天出去射鳥作耍，有時打到了佳味，自是他們的口福。渦堤孩很不願意他這樣喪殘生命，每次他帶回傷禽，她總責他不應如此殘酷。但是他要是沒有打到東西，她一樣的不願意，因為沒有野味，他們只好魚蝦當膳。她奇怪的脾氣反而使得黑爾勃郎享受精美的快感，尤其因為她一陣子嬌嗔滿面，轉眼

又放出萬種風流，任他細細地消化溫柔幸福。那對老夫妻見他們如此親熱，自然有數，也就看待他們好比已經訂婚似的，或者竟當他們是已婚的夫婦，因為照顧他們高年，所以移到這島上來同住。如此清靜的生活，簡直使黑爾勃郎覺得他已經是渦堤孩的新郎。他幻想這兩老一少茅舍小島以外，再也沒有世界，他就想再與世人接觸也是枉然；有時他那戰馬對著主人長鳴，似乎提醒催促他再幹英雄事業，有時那錦鞍上寶章猛然向著他閃發光芒，有時他掛在屋裏的寶劍從壁上跌了下來，在劍鞘裏吐出悲涼的嘯聲，他的雄心亦未嘗不動，但是他總自慰道——“渦堤孩非漁家女，想必為遠方貴族之秀嗣無疑。

如今他聽那老婦人譙呵渦堤孩，他覺得老大的不舒服。雖然這頑皮的孩子總不讓人家佔便宜，但他總以為他的妻子被責，可是他又不能抱怨老太太，因為渦堤孩其實惡作劇得利害。所以結果他還是敬愛這主婦，一面自尋歡樂。

但是不多幾時，他們平安的生活發生了一個小問題。平常吃飯的時候，要是戶外有風（其實每天多有風）漁翁和騎士，總是一杯在手，相對陶然。這酒是漁人從前城裏帶回來的，現在交通一隔絕，他們的存貨已經完結，二個人都覺得不自在起來。渦堤孩還是照樣開心，笑得震天價響，他們可無心加入。一到晚上她就離開屋子。她說她不願看他們二隻拉得頂長生氣的臉子。剛巧那天氣候又變，黃昏的辰光樹裏風湖裏浪叫得怪響，他們心裏一嚇，一齊跳到門口攔住渦堤孩不許出去，因為他們記起上一次的花樣。但是渦堤孩彌陀著一雙手，對他們說道：

“要是我，變出酒來，你們給我什麼報酬？其實我也不想報酬，只要你們今天拉得長長乾燥無味的臉子，有了酒來一潤，馬上回復原來歡喜的樣子，我就滿意。你們跟我來吧。這森林的澗水送給我們一大桶好酒在岸邊，要是我騙，你們儘管罰我睡一個禮拜不許起來。”

他們似信非信跟了她去，走到澗邊，果然見草堆裏一個桶，而且看上去竟像上等酒桶。他們就趕緊將這桶朝屋裏滾，因為天色很壞，湖礁邊頭的白沫濺

得很高，好像他們探起頭來，招呼快下來的陣雨。渦堤孩也忙著幫他們推，這時候大點的雨已經從密層層的烏雲裏漏下來，她仰起頭來望著天說道——

“小心弄溼我們，還要好一會子我們才到家哩。”老兒聽了，罵她不應該對天無禮，但是她一個人盡是格列列笑著。說也奇怪，雨果然沒有下來，一直等他們到了家，把桶蓋子揭開，試出桶內的確是一種奇味上好的香釀，那雨才傾盆而下，樹枝湖水也夾著大發聲威。

他們一會兒盛上好幾瓶，這一下又可以幾天無憂。酒一到立刻滿屋生春，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興會很高，外邊儘讓他雷雨，他們圍著爐火一起談笑。老漁人忽然一本正經鄭重的說道——

“噫！你威靈的天父我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的恩賞，但是那可憐的主人恐怕已經葬身在河裏了。”

渦堤孩笑迷迷對著騎士舉起酒杯，接著說，“算了，再也不用管他們！”但是黑爾勃郎也莊顏的說道——

“老父呀，只要我能尋得那人，我一定不辭冒險去黑暗中摸索。但是我告訴你，假使我果然找到了那酒主人或是他們一群人，我情願照原價加倍還他。”

老人聽了很中意，他點著頭表示贊成他的見解，良心上的負擔一去，他就高高興興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但是渦堤孩向黑爾勃郎說，

“你要花的錢，盡花不妨事。但是你要跑出去瞎找，那不是傻子。你要是不見了，我一定連我的眼睛都哭出來，你一定得答應不去，和我們一起喝酒好。”

黑爾勃郎笑，答道——

“唉，是的，當然！”

她說，“既然如此，何必講那蠢話。各人自己應該當心，何必旁人多管？”

老太太嘆了口氣，搖搖頭別了轉去，老頭兒也不高興，責她道，

“你倒好像是異教徒或是土耳其養大來的，但求上帝寬恕我們，你這不學好的孩子。”

“是不錯，很對，但是我有我的意見，”渦堤孩介面說，“隨他是誰養育我的，你說的話多不相干。”

老兒板下臉來喝道——“少說話！”她雖然唐突慣的，這次可也嚇得發顫，抱住黑爾勃郎低聲問道——

“難道你也發怒嗎，我美麗的朋友？”

騎士握緊她綿似的手，拍拍她的頭髮。他也說不出什麼話，因為老人對渦堤孩如此嚴厲，他很不願意，所以這一老一小兩呆呆地坐著，彼此都生氣，靜悄悄過了好一陣子。

第六章　結婚

正在大家覺得尷尬，忽然一陣輕輕的扣（叩）門聲從靜空氣裏傳了過來，屋子裏人一齊駭然。這是我們都有經驗的，一樁很無足輕重的事實，因為他突然而來，往往引起絕大的恐慌，但是這一回我們應該記得那奧妙的森林就在他們附近，而且他們這塊地是人跡不到的地方。所以他們相顧惶惶，又聽見打了幾下，跟著一聲深深的嘆息，騎士就起來去拿刀。但是老人悄悄說道——“假使來的是我所慮的，有兵器也不中用。”

同時渦堤孩已經走近門邊，厲聲叫道：“你若來不懷好意，你地鬼，枯耳龐自會教訓你好樣子。”

其餘屋裏的人，聽見她古怪的話，更嚇了，他們都相著她，黑爾勃郎正要開口問她，門外有人說道——“我不是地鬼，我是好好的人。要是你們願意救我，要是你們怕上帝，你村舍裏面的人，趕快讓我進來！”

但是他話還沒有說完，渦堤孩早已呀的一聲把門開啟，手裏拿著燈望外面黑夜裏一照。他們看見一個老年的牧師，他無意見這樣神仙似一個少女，倒嚇得縮了回去。他心裏想這樣荒野地方，一間小茅屋發現瞭如此美麗的幻象，一定是什麼精怪在那裏作弄他，所以他就禱告："一切善靈，頌揚上帝！"

渦堤孩笑起來了，說道，"我不是鬼，難道我長來醜得像鬼？無論如何，你明明看見你的聖咒沒有嚇我。我也知道上帝，知道讚美他。神父，進來吧：屋子裏都是多人。"

牧師戰兢兢鞠了一躬，走了進來，他神氣很和善可敬。但是他的長袍上，他的白鬍上，他的白髮上，處處都在那裏滴水。漁人同騎士立即引他到內房，拿衣服給他換，一面將他的溼衣交給老太太去烘乾。這老牧師至至誠的謝他們，但是不敢穿那騎士取給他底錦繡的披肩。他另外選了漁人一件舊灰色外套穿上。等他回到外房，主婦趕快將她自己的太師椅讓他坐，再也不許他客氣，"因為，"她說，"你年高又'累'了，而且是上帝的人。"渦堤孩老規矩將她平常坐在黑爾勃郎身旁的小凳子推到牧師的腳邊，並且很殷勤的招呼這老人。黑爾勃郎輕輕向她說了一句笑話，但是她正色答道——

"他是服侍創造我們一切的它。這並不是鬧著玩的事。"

於是騎士和漁人拿酒食給他，他吃過喝道，開頭講他昨天從大湖的對面的修道院動身，打算到僧正管區去告訴大水為災，修道院和鄰近村落都受損失。但是他走到傍晚辰光，有一處被水沖斷了，他只得僱了兩個船家渡他過去。

"但是"，他接著說，"我們的小船剛劃得不遠，大風雨忽然發作，水勢既狂，漩渦更凶。一不小心，船家的槳都叫浪頭打劫了去，轉瞬不知去向。我們只得聽天由命，幾陣浪頭將我們漂到湖的這邊。後來我神魂飄蕩，只覺得去死不遠，但是我知覺回覆的時候，我身子已被浪頭送到你們島上的樹下。

"你說我們島上！"漁人說道，"本來連著對面的。但是這幾天森林裏的急流同湖水發了瘋，我們連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裏了。"

牧師說：

“我在水邊黑暗裏爬著，滿耳荒野的聲音，看見一條走熟的路，領到那邊咆哮的水裏。後來我見到你們屋子裏的光，我就摸了過來，我不知道怎樣感謝天父，他從水裏救了我出來，又送我到你們這樣虔敬的人家；況且我不知道我這輩子除了你們四位以外，會不會再見人類呢？”

“你這話怎樣講？”漁人問道。

牧師說，“誰知道這水幾時才能退？我是老衰了。也許水還沒有靜下去，我的老命倒用到頭了。而況水勢要是盡漲，你這裏離陸地愈遠，你的小小漁舟又不能過湖，也許我們從此再不能與世人接觸，也未可知。”

老主婦聽了用手支著十字說道：“上帝不許！”但是漁人望她笑笑，答道——

“那也並沒有什麼稀奇，尤其於你不相干，老妻是不是？這幾年來你除了樹林到過哪？除了渦堤孩和我，你又見什麼人呢？騎士先生來了沒有幾時，神父剛剛到得。假使我們果真同世間隔絕了，他們兩位也和我們同住，那豈不是更好嗎？”

老太太說，“難說得很，同世界上隔絕，想想都可怕。”

“但是你要和我們住了，你要和我們住了，”渦堤孩捱到黑爾勃郎身邊輕輕的唱著。

但是他正在那裏出神。自從牧師講了最後一番話，那森林背後的世界，好像愈退愈遠。這花草遍地的島上愈覺得青青可愛，似乎對他笑得加倍的鮮甜。他的新娘在這大地一點上好比一朵最嬌豔的薔薇婷婷開著，並且如今牧師都在手頭。他一頭想，那老太太見渦堤孩在牧師面前和黑爾勃郎黏得如此緊，露出一臉怒氣，似乎一頓罵就要發作。騎士再也忍不住，轉過來對牧師說道——

“神父呀！你看在你的跟前一個新郎和新婦。如其這孩子和她父母不反對，請你今晚就替我們結婚。”

一對老夫婦嚇了一大跳。他們固然早已想到這件事體，但是他們都放在肚裹，就是老夫妻間彼此也沒有明講過，現在騎士忽然老老實實說了出來，他們倒覺得非常離奇。渦堤孩頓然正色不語，呆鈍鈍看著地上，一面牧師在那裏打聽仔細實際情形，又問老夫妻主意如何。講了好一陣子，一切都很滿意的決定。主婦就起身去替小夫妻鋪排新房，又尋出一對神燭來。同時騎士拿下他金鍊來，打算拗成兩個戒指，預備結婚時交換。但是她一看見忽然好像從她思想的底裏泅了上來，說道——

"不必！我的父母並沒有打發我到世上來要飯。他們的確想到遲早這麼一晚總要臨到我的。"

說著，她奔出門去，一會兒回來手裏拿著兩人寶貴的戒指，一個遞給新郎，一個自己戴上。老漁人很驚駭的注視她，老太太更覺稀奇，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小孩子有這對戒指。

渦堤孩說，"我的父母將這些小物事縫在我來時穿的衣服裏。但是他們不許我告訴隨便哪個，除非我結婚。所以我一聲不響將他們藏在門外，直到今晚。"

牧師已經將神燭點起，放在桌上，打斷他們問答，吩咐那兩口子站在他跟前。然後他替他們結婚，老夫妻祝福小夫妻，新娘倚在新郎身上微微動，在那裏想心事。突然牧師喊道："你們這群人好古怪！為什麼你們告訴我這島上除了你們四人，再也沒有生靈？但是我行禮的時候我見對著我一個高大穿白袍的人一徑在窗外望。他這時候一定到了門口，或者他要這屋子裏什麼東西。"

老太太跳將起來叫道："上帝禁止，"漁人一聲不發搖搖頭，黑爾勃朗跳到視窗。他似乎看見一道白光，突然遁入黑夜裏去了。但是他告訴牧師一定是他偶爾眼花，看錯了，於是大家歡歡喜喜圍著爐火坐了下來。

第七章　結婚以後當晚的情形

那晚結婚行禮渦堤孩始終很知禮節，但是等得一完結，她的頑皮立刻發作，而且比往常加倍放肆。新郎，她的養父母，和她方才很敬禮的牧師，她一一都向開玩笑，直到老婦人真耐不過去，放下臉來想發話。但是騎士很嚴重的止住了她，意思說渦堤孩現在是他的妻子，不應隨便聽申斥。在事實上騎士心裏也覺得她鬧得太過分，但是他用盡種種方法再也不能收束她。有時新娘覺得新郎不願意，她稍為靜一點，坐在他旁邊，笑著吹幾句軟話到他耳邊，結果將他皺緊的眉山重新平解了去。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不多一會又是無法無天的鬧將起來。後來牧師也看不過，正色說道：“我年輕的好友，看了你誰也覺得你活潑有趣，但是你要記住總得調劑你靈魂的音樂，使他抑揚頓挫與你最愛丈夫的和諧一致才好。”

“靈魂！”渦堤孩喊道，她笑了起來，“你說得很中聽，也許是大多數人應該服從的規則。但是一個人若然連魂靈都沒有，那便怎麼樣呢？我倒要請教，我就是這麼一會事。”

牧師還以為她和他頑皮，聽了大怒，默然不語，很憂愁的將他的眼光別了轉去。但是她盈盈的走到他面前，說道——

“不要如此，你要生氣，也先聽我講講明白，因為你不高興我也不痛快，人家對你好好的，你更不應該讓人家難過。你只要耐耐心心，讓我講給你聽我究竟什麼意思。

大家正在等她解釋，她忽然頓了下來，好像內部一種恐怖將她抓住，她眼淚同兩條瀑布似瀉了出來。這一突如其來，大家也不知怎樣才好，各人都踧踖不安的向她望著。過了一會她收乾眼淚，很誠懇的朝著牧師，說道——

“有靈魂一定是一樁很歡喜的事，也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是不是——先生用上帝名字告訴我——是不是爽性沒有他，倒還好些？”

她又頓了下來，似乎她眼淚又要突圍而出，等著回答。屋子裏的人現在都站了起來，嚇得都往後退。但是她只注意牧師同時她面貌上發現一種非常離奇的表情——這表情使得大家心裏都充滿了絕對的恐怖。

大家沒有作聲，她又接著說，“靈魂一定是一個很重的負擔，真是重。我只想到他快臨到我，我就覺到悲愁和痛苦。你看，方才我多少快活，多少沒有心事！”

她又大放悲聲，將衣服把臉子矇住。牧師很嚴肅地向著她，用聖咒吩咐，如其她心裏有什麼惡魔的變相，叫她用上帝的威靈驅他出去。但是她跪了下來，將他的聖咒背了一遍，並且讚美感謝上帝因為她心裏很平安清潔。然後牧師向騎士說，“新郎先生，你的新婦，我現在聽你去管她。照我看來，她一點沒有邪惡。雖然有些怪僻，我保舉她，望你小心，忠實，愛她。”

說著他出去了，老夫婦也跟著出去，用手架著十字。

渦堤孩仍舊跪在地下，她仰起頭，羞怯怯瞅著黑爾勃郎，說道——

“如今你也不要我了，但是我苦命孩子並沒有鬧亂子。”

她說得楚楚可憐，萬分嫵媚，黑爾勃郎原來一肚子恐怖和疑心，頓時飛出九霄之外，趕快過去將她抱了起來，溫存了一會子。她也從眼涕裏笑了出來，好比陽光照著晶瑩的澗水。

她輕輕用手拍著他臉子，私語道，“你離不了我，你捨不得我。”他毅然決然連肚腸角角里所有的疑懼一齊消滅——因為他曾經想他新娘或者是鬼怪的變相。但是還有一句話，他忍不住問她——

“渦堤孩我愛，告訴我一件事——那牧師敲門的時候，你說什麼地鬼，又是什麼枯耳龐，究竟什麼意思？”

“童話！童話！”渦堤孩說，她笑將起來，重新又樂了。“開頭我嚇你，收梢你嚇我。這算是尾聲，也是結束我們新婚夜！”

“不是，這那裏是收梢，”騎士說著，早已神魂飛蕩。他吹滅了燭，渦堤孩先要開口，她一朵櫻桃早已被他緊緊噙住，害她連氣都透不過來。恰好月光如瀉照著這一對情人喜孜孜的進房歸寢。

第八章　結婚次日

清晨的光亮將小夫妻驚醒。渦堤孩羞答答將被矇住了頭，黑爾勃郎倚在床上睜著眼思索。他夜間一睡熟就做稀奇可怕的夢，夢見鬼怪變成美婦人來迷他，一會兒她們的臉子全變做龍的面具。他嚇醒了，開眼只見一窗流水似的月光。他就很恐慌的望渦堤孩一看，（他伏在她胸口睡）只見她沉沉眠熟異樣風流。他於是向她玫瑰似唇上印了一吻，重新落喫，但是不一會又被怕夢驚覺。現在天也亮了，他完全醒了，神仙似新娘依舊無恙，在他旁邊臥著，他將過去的經驗重頭想了一遍，他對於渦堤孩的疑心也徹底解散。他老老實實求她饒恕，她伸出一隻玉臂給他，嘆了一口長氣，默然不答。但是她妙眼裏盪漾著萬縷深情濟然欲涕，黑爾勃郎如今是死心塌地的相信她的心是完全屬他再也沒有疑問。

他高高興興起來，穿好衣服，走入客堂。他們三個人早已圍爐坐著，大家滿臉心事誰也不敢發表意見。牧師似乎在那裏禱告祈免一切災難。等到他們一見新郎滿面歡容出來，他們方才放心。漁人也就提起興子和騎士開玩笑，連老太太都將笑起來。渦堤孩也預備好了，出房來站在門口大家都想賀喜她，但是大家都注意到她臉上帶著一種奇特又是熟悉的表情。牧師第一個很仁慈的歡迎她，他舉手替她祝福，她震震的跪在他面前。她卑聲下氣請他饒恕昨晚種種的放肆，並且求他祝福她靈魂的健康。然後她起來，與她養父母接吻，謝他們一切恩德——

“我在心的心裏感覺你們待我的慈愛，我不知怎樣感激才好，你們真可親愛的人呀！”

她將他們緊緊抱住，但是她一覺察老太太想起了早飯，她立刻跑到灶前去料理端整，只讓最輕簡的事給她娘做。

她一整天都是如此——安靜，和善，留心，居然一位小主婦，同時又是嬌羞不勝的新娘。

知道她老脾氣的三人，刻刻提防她獻狐狸尾巴，歸到本來面目。但是他們的打算全錯。渦堤孩始終溫柔恬靜，同安琪兒一樣。牧師的眼再也離不了她，他再三對新郎說，“先生，上天恩惠，經我鄙陋的媒介，給了你一座無盡的寶藏！你應加意看管，你一輩子已經享用不盡了。”

到了黃昏，渦堤孩溫溫的將手挽住她丈夫，引他到門口，那時西沉的太陽照著潮潤的草和樹上的枝葉。這少婦眼裏望出來，似乎在那裏閃著愛和愁的一簇鮮露，她櫻唇上似乎掛著一溫柔憂愁的祕密——這祕密的變形能聽得見的只有幾聲嘆息。她領著他愈走愈遠，他說話的時候，她總是向他痴望，脈脈不語，這裏面的訊息，是一個純粹愛情的天堂，世上不知能有多少人領略。他們走到了漲水的澗邊，但是這水已經退下，前幾日那樣洶湧咆哮，如今又回覆了平流清淺，他們看了很為驚訝。

“明天，”渦堤孩含著一包眼淚說道，“明天這水可以全退，那時你就可以騎馬而去，任你何往，誰也不能阻你。”

騎士哈哈一笑說道：“除非和你一起，我的愛妻呀！就是我想棄你逃走，教堂和國家，牧師和皇帝，也會聯合起來，替你將逃犯捉回來的。”

“那是全靠你，那是全靠你，”渦堤孩說著，半泣半笑。“但是我想你一定要我，因為我這樣愛你。現在你抱我到對面那小島上去。我們到那邊去定奪。我自己也會渡過去，不過哪裏有你抱我在手裏有趣，就是你要拋棄我，也讓我最後在你懷中甜甜的安歇一次。

黑爾勃郎被她說得難過，不知道怎樣回答好。他抱了她過去到那島上，他方才認明這小島就是發水那夜，他尋到渦堤孩後來抱她渡水的老地方。他將她一副可愛的負擔——放在軟草上，自己也預備貼緊她坐下去。但是她說，“不是這裏，那邊，坐在我對面，在你開口之前我先要觀察你一雙眼。我有話告訴你，留心聽著。”於是她開講——

“我的親愛的甜心，你一定知道，在四行裏面都有一種生靈，他們外面的形狀和人一樣。只是不很讓你們注目他們，在火焰裏有那駭異的火靈，土裏有細毒的地靈居住，在樹林中有樹靈，他們的家在空中，在湖海溪澗裏有水族的全族來往。他們的住所在水晶宮裏，高大的珊瑚樹結滿青翠鮮的果子，在他們園裏生長，他們的地上鋪滿純潔的海砂和美麗異樣的貝殼。古代所有的異寶，和今世不配享受的奇貨，都排列在淺藍波紋的底裏，叢蘆苔花的中間，和舐愛的涓滴結天長地久的姻緣。水靈在此中居住，形象瑰美，大多比人類遠勝。漁人打魚的時候，往往遇見絕美的水姑，出沒煙波深處，唱著人間難得的歌兒。他就告訴他同伴說她們長得多美，後來就叫她們渦堤孩。你此刻，對面坐的你眼裏見的就是一個渦堤孩。

騎士只以為他的嬌妻子在那裏頑皮，造了一大堆話，來和他鬧玩笑。但是他雖然這麼想，他同時也覺得有些蹊蹺。一陣寒噤從他脊骨里布遍全身。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只一直對她望著。但是她悽然搖搖頭，嘆了一聲長氣，接續又講——

我們原來比你們人強得多——然因我們長得和人一式，我們也自以為人——但是有一個大缺點。我們和其餘原行裏的精靈，我們一旦隱散，就完結，一絲痕跡也不留下，所以你們身後也許醒轉來得到更純粹的生命，我們只不過是泥砂煙雲，風浪而已。因為魂靈我們沒有：我們所以能行者無非是原行的力，我們生存的辰光，也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等到一死，原行又將我們化為塵土。我們無愁無慮，欣然來往，好比黃鶯金魚和一切自然美麗的產兒。但是所有生物都想上達。所以我的父親，他是地中海里一個有勢力的親王，願意他的女孩能夠得到一個魂靈，去和人類共享艱難愁苦。不過要得魂靈除非能與人發生愛情結為夫婦。現在我有一個靈魂；這個靈魂是你給我的，我最最親愛的人呀！只要你不使我受苦，我這一輩子和身後的幸福都算了是你的恩典。假使你離棄了我，你想我如何了得？但是我不能勉強你。所以你若然不要我，立刻說出來，你獨自走回對岸去就完了。我就往瀑布裏一鑽，那是我父親的兄弟，他在這樹林過隱士的生活，不很與他族人來往。但是他很有

力，比許多大河都強，更尊重些。我到漁人家就是他帶來的，那時的我一個美麗快樂的小孩，他將要仍舊帶我回父母去——我，有了靈魂，一個戀愛受苦的婦人。

她本來還要說下來，但是黑爾勃郎一把摟住了她，充滿了熱情戀愛，將她抱過岸去。然後他熱淚情吻，發誓決不捐棄他的愛妻，並且自以為比希臘故事裏的匹馬利昂（Pygmalion）更有幸福。(1)渦堤孩自然心滿意足，二人並肩交臂慢慢走回家來，如今她領會了人間美滿的戀愛生活，再也不想的水晶宮和她顯煥的父親了。

第九章　騎士偕其妻同歸

明天一早黑爾勃郎醒過來的時候，不見了共衾的渦堤孩，他不覺又疑懼起來。但是他正在胡想，她已經走進身來，吻他一下，坐在床邊，說道——

“我今天起得早些，我去見我伯父，問定噹一聲。他已將水完全收了回去，他現在已在樹林裏幽幽澹澹的流著，重新歸復他隱士的生活。他水裏空中許多同伴也都休息去了，所以一天星斗全已散消，隨你什麼時候動身都可以，你穿過樹林也足都不會打溼。”

黑爾勃郎還有些恍恍惚惚，前後事實好像一個荒唐大夢，他怎麼會同渦堤孩發生了夫婦關係。但是他外貌依舊坦然，不讓渦堤孩覺察，況且這樣蜜甜一個美婦人，她就是妖精鬼怪要吃他的腦髓他都捨不得逃走哩。後來他們一起站在門口看風景，青草綠水，美日和風，他穩坐在愛情的搖籃裏，覺得異常快樂，他說道——

我們何必一定今天動身呢？一到外邊世界上去，我們再也不要想過這樣幽靜鮮甜的日子。讓我們至少再看兩三個太陽落山，再去不遲。

渦堤孩很謙卑的回答說，“悉聽主公尊便！就是這對老夫夫妻總是捨不得離開我的，假使我們再住下去，使他們看見有了魂靈以後的我，充滿愛情和尊嚴的泉流，那時若然分別豈不是害他們連老眼都要哭瞎了嗎？現在他們還以

為我暫時的平靜安詳，猶之沒有風時候湖裏不起波浪一般，我的感情不過像稚嫩的花苗而已。要若然我新生命愈加充滿，豈不是連累彼此都受更深切的痛苦嗎？要是再住下去我這一番變化又如何瞞得過他呢？”

黑爾勃郎很以為然。他就去見漁翁，告訴他立刻要動身，趕快預備。牧師也同意一起上路。他們扶了渦堤孩上馬，經過那水衝過一塊地向森林進發。渦堤孩吞聲飲泣，老夫妻放聲大哭。他們就此分別了。

三個人已經進了森林的寂靜和深厚的樹蔭。你看這是多有趣一幅圖畫，左右上下是一碧純青好像一座綠玉雕成的宮殿，一頭錦鞍玉轡的昂昂戰馬上坐著天仙似一個美女，一邊是神聖高年白袍長袖的老牧師，一邊是英武風流遍體金繡的美少年，擁護著緩緩前進。黑爾勃郎一心兩眼，只在他嬌妻身上。渦堤孩餘悲未盡，也將她一汪秋波傾瀉在她情人眼裏，彼此萬縷情絲互相連結。他們走了一陣旁邊忽然發現了一個行客，牧師與他隨便招呼了一下。

他穿一件白袍，很像牧師那件祭服，他的帽子一直拉到眼邊，他衣服很長拖了一地，所以他走路都不很方便，時常要用手去整理。等到他對牧師說道——

“神父，我在這樹林住了好幾年，從來也沒有想到人家會叫我隱士。我不知道什麼悔罪修道，我也無罪可悔無道可修。我就愛這樹林因為它又靜又美，我日常在綠蔭深處遊行徘徊，拖著這件長白袍霍霍作響，偶爾有幾線陽光從葉縫裏漏下來照著我，我總是無憂無慮，自得其樂。”

牧師答道，“如此說來你是一位很隱僻的人，我很願意多領教一點。”

他問道，“你老先生又是哪裏來的呢？讓我們換個題目談談。”

神父道，“他們叫我哈哀爾孟神父，我是從湖的那邊馬利亞格拉司修道院裏來的。”

“噢，是嗎？”這生客說道，“我的名字叫枯而龐，人家也叫我枯而龐男爵。我在這林裏同飛鳥一樣自由，恐怕比他們還要自由些。我乘便有句話對那女郎說。”

他本來在牧師右邊走著，一霎那間他忽然在牧師的左邊發現，靠近著渦堤孩，他探起身來向她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但是渦堤孩很驚慌的一縮，說道——

“你再也不要纏我。”

“哈哈，”生客笑道，“你倒結得好婚姻，連親戚都不認了！什麼，連你伯父枯爾龐都不理睬，你記不記得他當初揹著你到這兒來的？”

渦堤孩答道，“我一定要請求你再也不來見我。我現在很怕你，要是我丈夫見我和這樣怪伴在一起，有這樣稀奇的親戚，他不要吃嚇嗎？”

枯而龐說道，“胡說！你不要忘記我是你此地的保護人。要不是我，那些地鬼就要來欺侮你。所以讓我靜靜的護住你同走，這老牧師似乎比你還記得我些，方才他告訴我說他看我很面熟，他說他落水時候似乎見我在他近邊。對的，當初是我一片水將他從浪裏托出來，後來他平安泳到岸上。”

渦堤孩和騎士都向著哈哀爾孟神父看，但是他一路走好像做夢，人家說話他也不理。渦堤孩對枯爾龐說——

“我們快到森林邊兒了，我們再也不勞你保護，其實你雖然好意而來，反而使我們害怕。所以求你慈悲，你離開我們去吧。”

但是枯爾龐似乎很不願意。他將臉子一沉，對著渦堤孩切齒而視，她嚇得喊了出來，叫她丈夫保護。電光似一閃，騎士跳到馬的那邊，舉起利刃望枯爾龐頭上砍去。但是刀鋒沒有碰到什麼枯爾龐，倒斬著一條滔滔的急流，從一塊方石上流將下來，一直衝到他們身上，然一響好像一聲怪笑，連他們衣服一齊濺溼。牧師頓然似乎醒過來，說道：

“我早已料到因為這山邊的澗貼緊我們流著。在先我覺得他是個人，能說話。”

在黑爾勃郎耳中，這瀑布明明在那裏說話——

“敏捷的騎士，壯健的騎士，我不生氣，我也不鬧。望你永遠如此保護你可愛的新娘。騎士你如此壯健，活潑的青年！”

不上幾步，他們已出了樹林。皇城已在他們面前，太陽正在沉西，城裏的樓臺都好比鍍金一樣，他們的溼衣服也漸漸晒乾。

第十章　他們在城中居住情形

黑爾勃郎騎士的失蹤早已傳遍皇城，所有曾經瞻仰過他的丰采或是見過他比藝的人都覺得非常憂慮，他的從人還在城守著但是誰也沒有膽子進林去冒險尋他，接著又是大水為災，騎士依舊影響毫無，人人都以為他已遭不幸，培托兒達也自悲蹇運，懊悔當初不該誘他進林探險。她的養父母公爵和爵夫人要來領她回家，但是她勸他們陪她一起，住在城裏等騎士是死是生有了確實訊息再說。同時另外有許多騎士也和她相識，她也慫恿他們進森林。但是她還希望黑爾勃郎生回，所以不敢冒昧以身許人；因為她的懸賞無非是緞帶，手套，至多不過一吻，誰也不願意用性命去拚，而況去尋他們自己的情敵呢？

所以等到黑爾勃郎突然回來，他的從人不用說，所有城裏的居民，單除了培托兒達，沒有一個不驚喜交集；尤其因為他帶回了一個絕美的新娘，哈哀爾孟神父證婚，大家更覺得高興，但是培托兒達別有一腔心事，萬分憂急。第一因為她到這個時候實在一心一意的愛這青年的騎士，再兼之他失蹤期內她焦急情形大家知道，如今騎士帶了妻子回來，大家更要注意她的態度。但是她行為非常大方，絲毫不露痕跡，待渦堤孩也很和氣。講到渦堤孩，人家都以為是哪裏國王的公主，大概被什麼術士咒禁在森林裏，此次被騎士救了出來。他們要是再問下去，這對小夫妻或是不答或是將話岔了開去。牧師的口也是金人三緘，並且黑爾勃郎一到就叫人送他回修道院去，所以再也沒有人洩漏真情，大家只得瞎猜算數，就是培托兒達也想不出其中奧妙。

渦堤孩同培托兒達的交情一天密如一天。她總說：“我們從前一定相識，否則你我之間定有一種很深妙的同情連鎖，因為若然沒有隱祕的理由，我決計不會得初次見面就這樣親切的愛你。”培托兒達也認承她一見渦堤孩就發生奇樣的感情，雖然表面渦堤孩似乎是她得勝的情敵。她們兩個人一密切就不願意分離，一個就勸她的養父母，一個勸她的丈夫，大家展緩行期。後來甚至提議培托兒達送渦堤孩到林司推登城堡，在但中勃河的發源處。

一天愉快的晚上，他們在皇城市場上徘徊，周圍都是高樹，商量動身的事。時候已經不早，三人盡在星光下散步閒談，市場中間有一石壇上面一個絕大的噴泉，雕刻也很美麗，水聲奔灑瀝淅，好比音樂一般，他們看著都說好。樹影的背後露出附近人家的光亮，一面一群小孩在那裏頑耍，其餘偶爾路過的人也很快活。他們三個人說說笑笑，非常得意，日間他們講起這事似乎覺得還有問題，但是現在一談，所有困難都完美解決，培托兒達定當和他們同行。但是他們光在那裏決定哪一天動身，忽然一個身量高大的人從市場中間走近他們，向他們很客氣的鞠了一躬，望渦堤孩耳邊輕輕說了句話。她雖然很不願意這人來打斷他們話頭，她還是跟了他走開幾步，他們開始用很古怪的言語談話。黑爾勃郎猛然覺得曾經見過這人，他瞪著眼盡向他望出了神，一面培托兒達不懂什麼一會事，很慌張的問他，他也沒有聽見。一會兒渦堤孩很高興的拍拍手走了回來。那人一路點頭匆匆的退後，走入噴泉裏面去了。如今黑爾勃郎心裏想他已經明白這意思，但是培托兒達問道——

“親愛的渦堤孩，那‘噴泉人’問你要什麼？”

渦堤孩很奧妙的笑著，回答說，——

“後天你生日你就知道，你可愛的孩子！”

她再也不能多說。她請培托兒達和她的養父母那天吃飯.他們就分別了。

培托兒達一走開，黑爾勃郎就問他妻子，“枯爾龐嗎？”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他們慢慢從黑暗的街上走回了家去。

渦堤孩答道，“是的，是他，他想出種種詭計要費我的時光。但是他今夜可告訴我一件事，我聽了很歡喜。假使你一定立刻要知道這新聞，我親愛的主公，你只要命令一聲，我就一字不遺的講給你聽，但是你若然願意給你的渦堤孩一個很大很大的歡喜，請你等到後天，聽我出其不意當報告。”

騎士樂得做個人情，當時也就不追問。那天晚上渦堤孩睡夢中，還在那裏囈語道——“後天她要知道了這噴泉人的新聞，培托兒達這孩子不知道是多少歡喜，多少驚異哩！”

第十一章　培托兒達的生日

那天渦堤孩請客，主客都已入席；培托兒達，遍戴珍珠花朵，朝外坐著，光豔四照，好比春季的女神。她的兩旁是渦堤孩和黑爾勃郎，等得正菜吃過，點心送上來時候，德國舊時習慣照例開直大門，好使外邊人望進來看見，是與眾共樂的意思。僕役拿盤託著酒和糕餅分給他們。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都急於要知道這渦堤孩答應報告的訊息，老是望著她。但是她不加理睬，獨自迷迷笑著只當沒有那回事。和她熟悉的人，見得出她歡容滿面，兩葉櫻唇，喜矜矜好像時常要吐漏他忍著的祕密，但是她盤馬彎弓故意不發，好比小孩難得吃到一塊甜食，捨不得一起嚥下，含含舐舐，還要摸出來看看。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明知她在那裏賣弄關子，可也沒有法想，只得耐著，心裏怦怦的跳動，靜等這乖乖獻寶。同座有幾個人請渦堤孩唱歌。她很願意，叫人去取過她的琴來，彈著唱道——

朝氣一何清，

花色一何妍，

野草香且榮兮，

蒼茫在湖水之邊！

燦燦是何來！

豈其白華高自天，

跌入草田裾前哉？

呀！是個小孩蜜蜜甜！

蜜蜜甜無知亦無愆，

攀花折草兒自憐，

晨光一色黃金鮮，

鋪遍高陌和低阡。

何處兒從來？蜜餞的嬰孩，

兒從何處來？

遠從彼岸人不知，

湖神載兒渡水來。

兒呀！草梗有刺芽，

小手嫩如芽，

兒切莫亂抓，

草不解兒意，

花亦不兒語，

紅紅紫紫徒自媚，

花心開蕤香粉墜，

兒亦無人哺，

飢餓復奈何，

兒以無娘胸，

誰唱“羅拉”歌；

阿兒初自天堂來，

仙福猶留眉宇間，

問兒父母今何在，

乖乖但解笑連連。

看呀！大公昂藏騎馬來，

收韁停旃止兒前，

錦繡園林玉樓臺，

兒今安食復安眠，

無邊幸福謝蒼天，

兒今長成美復賢，

唯憐生身父母不相見，

此恨何時方可蠲。

渦堤孩唱到此處琴聲戛然而止，她微微一笑，眼圈兒還紅著。培托兒達的養父母公爵和公爵夫人也聽得一包眼淚。公爵很感動，說道，“那天早上我尋到你，你可憐蜜甜的孤兒，的確是那樣情形！歌娘唱得一點不錯；我們還沒有給你最大的幸福。”

渦堤孩說道，但是你們應該知道那兩老可憐的情形。她又撥動了琴絃唱道——

娘人房中尋兒蹤，

鼠穴蟲家盡搜窮，

阿孃淚瀉汪洋海，

不見孩兒總是空。

兒失房空最可傷，

光陰寸寸壓娘腸，

哭笑咿呀猶在耳，

昨宵兒搖入睡鄉。

門前㯶實又新芽，

明媚春光透碧紗，

阿孃覓兒兒不見，

滿頭飛滿白楊花。

白日西沉靜暮暉，

鷓鴣聲裏阿翁歸，

為憐老妻猶強笑，

低頭不覺淚沾衣。

阿父知是兆不祥，

森林陰色召災殃，

如今只有號咷母，

不見嬌兒嬉筐床。

“看上帝面上，渦堤孩，究竟我父母在哪裏？”培托兒達哭著說，“你一定知道，你真能幹，你一定已經尋到了他們，否則你決計不會使我這樣傷心。他們也許就在此？會不會是——”

她說到這裏，向同席的貴人望了一轉，她眼光停住在一個皇室貴婦身上，她坐在公爵夫婦旁邊。渦堤孩站起來走到門口，她兩眼充滿了極劇的感情。

“然則我可憐的生身父母究竟在哪裏呢？”她問道，說著老漁人和他妻子從門前群眾裏走了出來。他們的眼，好像急於問訊，一會兒望著渦堤孩，轉過去又看著遍體珠羅的培托兒達，兩老心裏早已明白她就是他們遺失的愛女。“是她，”渦堤孩喜得氣都喘不過來，這一對老夫婦就餓虎奔羊似趕上去抱住了培托兒達，眼淚鼻涕，上帝天父，鬥個不休。

但是培托兒達又駭又怒，撒開了他們向後倒退。她正在那裏盼望發現出一對天潢貴胄的父母，來增加她的榮耀，她又生性高傲，哪裏能承認這一雙老憊低微的賤民。她忽然心機一動，想不錯一定是她的情敵安排的鬼計，打算在黑爾勃郎和家人面前羞辱她的。她一臉怒容相著渦堤孩，她又恨恨的望著那一對手足無措的老百姓。她開口就罵渦堤孩擺佈她，罵漁翁夫婦是錢買來索詐的。老太太自言自語的說道，“上帝呀，這原來是個惡女人，但是我心裏覺得生她的是我。漁翁捻緊了手，低頭禱告，希望她不是他們的女兒。渦堤孩一場喜歡，如今嚇得面如土色，睜大了眼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她再也料不到有這場結果。

“你有沒有靈性？你究竟有靈魂沒有。培托兒達喂！”她對她發怒的朋友說，好像疑心她在那裏發魘，是失落了神智，想喚她醒來。但是培托兒達愈鬧愈凶，被拒的一對不幸父母爽性放聲大號，看客也都上來各執一是，吵個不休，渦堤孩一看神氣不對，她就正顏嚴色吩咐有事到她丈夫房裏去講，大家都住了口。她走到桌子的上首，就是培托兒達坐的地方，大家的目光都注著她，她侃侃的演說道——“你們如此忿忿的對她看，你們吵散了我暢快的筵席，唉！上帝，我再也想不到你會得這樣蠢，這樣硬心腸，我一輩都猜不透什麼緣故。如今結果到如此田地，可並不是我的錯處。相信我，這是你的不是，雖然你自己不肯承認。我也沒有話對你說，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宣告——我沒有說謊，我雖然沒有事實上證據，但是我所說的我都可以發誓保證。告訴我這件事的不是旁人，就是當初將她誘入水去，後來又將她放在草地上使公爵碰到那個。

“她是個妖女，”培托兒達頓然叫了出來，“她是個女巫，她同惡鬼來往！她自己承認的！”

“那個我不承認，”渦堤孩答道，她滿眼自信【力】和純潔可敬的神情，“我不是女巫。你們只要看我就明白。”

培托兒達介面說，“然則她造謊恫嚇，她不能證明我是那些賤民的女兒。我公爵的父母，我求你們領了我出這群人，出這城子，他們只是欺侮誣毀我。”

但是高尚的公爵依舊站著不動，爵夫人說道——“我們總要明白這回事。天父在上，此事若不是水落石出，我決不離此室。”

於是漁人的妻子走到她旁邊，深深福了一福，說道——

“我在你高貴敬天的夫人面前，披露我的心。我一定得告訴你，若然這惡姑娘是我的女兒，她的兩肩中間有一點紫藍的記認，還有她左足背上也有一點。只要她願意跟我出這個廳堂去——”

培托兒達抗聲說道，“我不願意在那個村婦面前解衣。”

“但是在我面前你是願意的，”爵夫人很嚴厲的說道，“你跟我到那裏房裏去，這仁善的老太太也來。”

三個人出去了，堂上剩下的人鴉雀無聲的靜候分曉。過了一會，他們回了進來，培托兒達面無人色，爵夫人說道——

“不錯總是不錯，我所以宣告今天女主人所說的都已證實。培托兒達的確是漁人夫婦的女兒，大概你們旁觀人所要知道者也盡於此。”

爵爺和夫人領了他們養女走了出去，爵爺示意漁人和他妻子也跟了去。其餘都私下議論。渦堤孩一肚子委曲，向黑爾勃郎懷裏一倒放聲悲泣。

第十二章　他們從皇城動身旅行

林司推頓的爵士（黑爾勃郎）並不願意那天紛亂的情形。但是事實上既已如此，他反而覺得很滿意，因為他的嬌妻臨事如此忠實，懇切，尊嚴。他心裏想“如其我果然給了她一個靈魂，我給她一個比我自己的還強些，”他所以趕快來慰藉悲傷的渦堤孩，打算明天就動身，因為出了這椿事體以後，她對於這地方也不會再有多大興會。但是輿情對於她還是沒有改變。非常事實的發現往往有些預兆，所以培托兒達來源的證明也沒有引起多大的驚異，眾人很多反對她，因為那天她行為過於暴烈。但是他們夫妻不很知道這情形。他們再也不願多麻煩，所以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明天一早一駕清潔的馬車已經在客寓門口等渦堤孩。黑爾勃郎和他從人的馬也都預備好了。騎士剛領著他夫人走出門來，一個漁裝女郎走了上來。

黑爾勃郎說道，“我們不要你的貨，我們正在動身。”

女郎啜泣起來，他們才覺察她是培托兒達。他們領了她重新進去，一問才知道公爵夫婦怪她那天行為過於焦躁，不願意繼續養她，雖然給了她一份很厚的嫁奩。漁人夫婦受了他們獎賞，那天晚上已經回他們天地去了。

“我想跟他們同回去，”她接著說，“但這老漁人，人家說他是我父親——

“他們說的不錯，培托兒達，”渦堤孩插口道，“那天你以為噴泉人者確實對我說的。他教我不要領你一起回林司推頓城堡去，所以他洩露這機密。”

“然則，”培托兒達說，“我的父——既然如此——”我的父說道，“我不怪你，除非你脾氣改過。你要跟我們獨身穿過這樹林，那才證明你愛我們。但是不要再擺女爵主架子，你要來就是個漁娘。”我很想聽他吩咐，因為全世界都已經不認識我，我願意和我窮苦的父母獨自過一世漁家女的生活。但是，老實說，我實在不敢進森林去。裏面多是妖精鬼怪，我又如此膽小。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此時無非來向林司推頓的貴婦賠罪，求她饒恕我前天種種無禮。夫人呀！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你不知道我聽了你的話好像受傷一樣，我又駭又怒，忍不住滾出了許多鹵莽瘋狂的說話。寬恕我吧！寬恕我吧！我

是如此十分倒運你只要替我設身處地想想，昨天開宴之前，我是如何身分，但是我今天呢？

她涕泗滂沱說了這一番話，她的手抱住了渦堤孩的項頸。她也感動得很動半晌說不出話來，但是末了她說——

“你跟我們一起到林司推頓去吧，一切都照我們前天的預算，只要你仍舊叫我的名字，不要什麼夫人呀！貴婦呀，鬧不清楚。你要知道我們從小的時候彼此交換，但是從今以後我們住在一起，再沒有人力能夠分散我們。但是第一件事就是你陪我們去林司推頓。我們猶如姊妹一樣，有福同享，快在此決定吧。”

培托兒達滿面羞容飄過眼去望著黑爾勃郎。他看她受了這樣委曲，早動了惻隱之心，連忙伸出手來挽住了她，親親切切的請她放心，他們夫婦總不會虧待她。

他說，“我們會派人去關照你父母為什麼你不回家，”他接著替那對老夫婦想法子，但是他覺得培托兒達一聽見提起她父母就雙眉緊蹙，他就將話岔了開去，再也不提。他就攜著她手，送她上車，其次渦堤孩；自己騎上馬，並著她們的車欣欣上路，一會兒出了皇城，將種種不快意的經驗一起棄在後面；二位女眷坐在車上也說說笑笑，吸著新鮮空氣，瀏覽著鄉間景色。

趕了幾天路程，他們一天傍晚到了林司推頓的城堡。所有的侍從一齊上來擁住了他們幼主，交待一切，所以渦堤孩獨自和培托兒達一起。她們爬上了堡塞的高牆，賞玩下面希華皮亞的景色。忽然一個高人走了上來，對她們恭恭敬敬行了個禮。培托兒達猛然記起了那晚皇城市場上所見的噴泉人。渦堤孩旋過去向他一看，露出不願意帶著威嚇的神色，培托兒達想一定就是那怪，正在驚疑，那人一路顛頭，匆匆退下，隱入鄰近一座灌木林去了。但是渦堤孩說道——

“不要怕，親愛的小培托兒達，這一次他再也不會來纏你了。”

她於是從頭至尾將這段故事一齊講了出來，她自己是誰，培托兒達如何離開她的父母，她自己如何到他們那裏去。培托兒達開頭聽了很嚇。她以為她朋友忽然瘋了，但是她愈聽愈信，恍然明白。她想想真奇怪，從小聽見的荒唐故事，如今非但身親經歷，而且自身受了一二十年的播弄，方才打破這迷謎。她很尊敬的相著渦堤孩，但是禁不住發了一個寒噤，總覺得她是異類；一直等到他們坐下吃夜飯，她心裏還在那裏疑慮黑爾勃郎如何會得同鬼怪一類東西發生戀愛。

第十三章　他們居住在林司推頓城堡時情形

寫下這故事來的人，因為他自己心裏很受感動，所以希望人家看了也可以一樣感動，但是他要向讀者諸君道一個歉。他要請你們原諒，如其他現在用很簡的話報告你們在一長時期內所發生的事件。他明知道他很可以描寫如何一步一步黑爾勃郎的愛情漸漸從渦堤孩移到培托兒達，如何培托兒達的熱度逐漸增高和他做愛，如何他們合起非但不可憐渦堤孩，而且視為異族，逐漸的疏忽她，如何渦堤孩悲傷，如何她的眼淚和騎士良心上戟刺，再也不能回覆他從前對她的戀愛，所以雖然他有時對她還和氣，一會兒又發了一個寒噤，拋開了她，去和真人的女郎培托兒達尋歡談笑。作者很知道這幾點都可以，並且也許是應該，從詳敘述，但是他心腸硬不起來，因為他生平也有過同樣的經驗，如今想起了，心裏還像錐刺，眼淚和麵條一般掛將下來，何況動手來寫呢？親愛的讀者呀！大概你們也免不了有同樣的感覺吧？人世間的趣味原應該用痛苦來測量。假使你在這行業裏面，你所得的痛苦比你給人的痛苦來得多，你就賺了錢，發了財。因為在這類情形之下，所有唯一的感覺，無非你靈魂中心窩裏蜿蜒著幾絲蜜甜的悲傷，精美的憂鬱，或者你想到了那一處園裏湖上從前是你銷魂的背景，如今都如夢如寐，渺若山河，你鼻脊裏就發出一陣奇酸，兩朵水晶似淚花，從眼眶裏突了出來，慢慢在你雙頰上開了兩條水溝。好了我也不再多說下去；我並不願意將你們的心刺成千穿百洞，讓我言歸正傳，簡簡的接著講吧。可憐的渦堤孩異常悲傷，而他們兩個也並不真正快樂，但是培托兒達還不滿意。她於是逐漸的專制跋扈起來，渦堤孩

總是退讓，再加之一個情熱的黑爾勃郎處處總袒護她。同時城堡裏生活也反常起來，到處有鬼靈出現，黑爾勃郎和培托兒也時常碰到，但是以前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那個高白人，黑爾勃郎是很悉了認識是枯爾龐，培托兒達也知是噴泉怪，也時常在他們二人跟前出現恫嚇，尤其欺陵培托兒達，她有一次甚至嚇得害病，所以她時常決意要離開這城堡。但是她依舊住下去，一部分為她戀愛黑爾勃郎，一部分因為她自恃清白，就有鬼怪也沒奈何她；並且她也不知道往哪裏去好。這老漁人自從接到了林司推頓爵士的信告訴他培托兒達和他一起住著，他就亂七八糟寫了一封回信，他一輩子也不知寫過幾封信，他的文字之難讀可想而知。他信裏說道——

“我現在變了一個孤身老頭，因為我親愛忠信的妻子已經到上帝那裏去了。但是我雖然寂寞！我情願有培托兒達的空房不希望她回來。只要你警戒她不要傷損我親愛的渦堤孩，否則我就咒她。”

這幾句話培托兒達只當耳邊風，但是她可記得她父親叫她住在外面，這種情形本來很普通的。

有一天黑爾勃郎騎馬去了，渦堤孩召集了家裏的僕役，吩咐他們去拿一大塊石頭來蓋塞了堡庭中間華美的噴泉。僕役們抗議因為噴泉塞住了，他們要到下邊山石裏去取水。渦堤孩顯出憂傷的笑容，說道——

“我很抱歉使你們要多忙些，我很情願自己下山去取水.但是這噴泉非關塞不可。聽我的話，再沒有旁的辦法。我們雖然有些不方便，但是我們可以免了很大的不幸。

所有的僕役都高興女主人如此和氣誠懇；他們再也不抗議，一齊下去扛了一塊呆大的石塊上來。他們剛放下地，預備去蓋住泉眼，培托兒達跑將過來，喊著止住他們。她每天自己也用這泉水洗滌，所以她不答應將它關塞。但是平常雖然總是渦堤孩讓步，這一步她卻不放鬆。她說她既然是一家的主婦，一切家裏的佈置當然要照她吩咐，除了爵主以外她不準第二人干涉。

“但是你看，哼！看吧！”培托兒達叫道，又惱又急——“看，這可憐的水纏繞的噴著，似乎他知道要遭劫，他再也不得見陽光，再也不能像鏡子似的反照人面。”她正說著，這水突然高衝，發出尖利的響；好像有東西在裏面掙扎著要衝出來似的，但是渦堤孩益發堅定命令立刻下手封蓋。這班下人很願意一面討好女主人，一面惹怒培托兒達，也不管她大聲狂吼恫嚇，他們七手八腳一會兒將這泉口掩住。渦堤孩倚在上面沉思了一會，伸她尖尖的玉指在石面上寫了好些。但是她一定在手藏著一種尖利的器具，因為她一走開，人家過去看的時候只見上面刻著種種奇形的文字誰都不認識。

黑爾勃郎晚上回家，培托兒達接住了他，淌著眼淚抱怨渦堤孩的行徑。他怒目向著他妻子，但是她，可憐的渦堤孩，很憂傷的斂下了她的眼睫。然後她平心靜氣的說道——

“我的主公和丈夫，就是定罪，一奴僕也給他一聲辨的機會。何況他自己正式的妻子呢？”

“那麼你說，為什麼你有這樣奇異行為？騎士說著，滿面霜氣。”

渦堤孩嘆口氣說道，“我不能在人前對你說。”

他答道，“培托兒達在這裏，你告訴我還不是一樣？”

“是。假使你如此命令我，”渦堤孩說，“但是你不要命令。我懇求你，不要如此命令。”

她說得又謙卑，又和氣，又順從，騎士的心裏忽然回覆了從前快樂日子的一線陽光。他執住了她的手，引她到他的房裏，她於是說道——

“你知道我們凶惡的枯爾龐伯父，我親愛的主公，你也時常在堡塞的廊下受他的煩擾是不是？他有時甚至將培托兒達嚇出病來。看起來他並沒有靈魂，他無非是一個外界元行的鏡子，在這裏面照不出內部的境界。他只見你時常和我不和睦，見我一個人為此時常哭泣，見培托兒達偏揀那個時候歡笑。結果是他想象了許多愚笨的見解，要動手來干涉我們。我就是抱怨他叫他走，

又有什麼用？他完全不相信我的話。他卑微的本性估量不到愛情的苦樂有這樣的密切關係，兩件事差不多就是一件事，要分開他們是不成功的。笑自從淚溼的心裏出來，淚是從喜笑的眼裏出來。”

她仰起來望著黑爾勃郎，嬌啼歡笑，一霎那從前戀愛的速力又充滿了騎士的心坎，她也覺得，將他摟緊在胸前，依舊淌著歡喜的眼淚接著說道——

“既然擾亂治安的人不肯聽話，我沒有法想只得將門堵住不許他再進來。而他接解我們唯一的路就是那噴泉。他和鄰近的水靈都有仇怨；從再過去的一個山谷，一直到但牛勃河如其他的親知流入那河，那邊又是他的勢力範圍了。所以我決定將噴泉封蓋起，我在上面還寫著符呢，如此他也不來干涉你，或是我，或是培托兒達。固然只要小小用些人力就可以將那塊石蓋移去，又沒有什麼攔阻。假使你願意，儘管照培托兒達主意做去，但是你要知道她再也想不到她執意要的是什麼東西。枯爾龐那福根尤其特別注意她，要是他時常對我所預言的果然有朝發現，難說得很，我愛，要知道事體不是兒戲呢？”

黑爾勃郎聽了很感激他妻子的大量，她想盡種種方法，將她自己的親人摒斥，為的非但是一家的安寧，並且也體諒到培托兒達。他將她抱入懷中很動感情的說道——

“那塊石頭準它放上，從此誰也不許移動，一切聽你，我最甜美的小渦堤孩。”

她也軟軟的抱緊他，心裏覺得天堂似快樂，因為夫妻生疏了好久，難得又聽見了這樣愛膏情餞的口吻。二人著實綢繆了一下，最後她說道——

“我最親愛的一個，你今天既然這樣甜美溫和，可否讓我再懇一個情？你只要自己知道，你同夏天一樣。就是陽光照耀的時光，說不定雲章一扯起，風雨雷電立刻就到眼前。這固然是自然的威靈，猶之人間的帝王。你近來動不動就發脾氣，開口看人都是嚴厲得很，那固然很合你身分，雖然我總免不了孩子氣。往往一個人哭泣，但是請你從今以後千萬不要在近水地方和我發氣，因為水裏都是我的親戚，他們無知無識只見我被人欺陵就要來干涉，他們有

力量將我劫了回去，那時我再也不得出頭，這一輩子就離不了水晶宮殿，再也不能和你見面，就是他們再將我送回來，那時我更不知如何情形。所以求你，我的甜心，千萬不要讓這類事發生，因為你愛你可憐的渦堤孩。”

他鄭重答應聽她的話，於是夫婦一同走出房來，說不盡的暢快，彼此充滿了戀愛。培托兒達走過來，帶了好幾個工人，一臉怒容說道——

“算了，祕密會議已經完畢，石頭也可以搬走了。去，你們去扛下來。”

但是騎士很不滿意她如此跋扈，放了臉子，簡簡說道——“石頭準她蓋上。”他接著說培托爾達不應與渦堤孩齟齬。那群工人一看如此形景，暗暗好笑，各自搭訕著走了開去，培托兒達氣得面色發青，旋轉身奔向她自己房中去了

晚飯時間到了，培托兒達還不出來。他們就差人去看她，但是她房中空空只留下一封信給騎士。他駭然拆封，讀道——

“漁家賤婢，安敢忘形。孟浪之罪，無可禱也。徑去窮舍，懺悔餘生。夫人美慧，君福無涯。”

渦堤孩深為愁悶。她很熱心的催黑爾勃郎趕快去尋回他們的逃友。其實何必她著急呢？他從前對培托兒達的感情重新又醒了過來。他立刻電掣似遍查堡內，問有人曾見女郎下山否。大家都不知道，他已經在庭中上了馬，預備沿著他們當初來路尋去。剛巧有人上山來報告說，有一女郎下山，向“黑谷”而去。箭離弦似的，騎士已經馳出了堡門，望“黑谷”追去，再也聽不見視窗渦堤孩很焦急的喊道——

“到黑谷去嗎？不是那邊，黑爾勃郎，不是那邊！就是要去也領我同去！”

但是他早已影蹤毫無，她趕快叫人預備她的小馬，放足韁繩，獨自追她去了。

第十四章　培托兒達偕騎士回家情形

黑谷深藏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鄰近居民以其隱祕故名之曰黑谷，其中深林箐密，尤多松樹。就是山縫裏那條小河也是黑蔚蔚的流著，似乎緊鎖

眉頭，幽幽的聲訴不見天日之苦。現在太陽早已落山，只剩了黃昏微茫，那山林深處，益發來得荒慘幽祕。騎士慌慌張張沿著河岸前進。他一會兒又怕跑得太匆忙，跑過了她的頭。一會兒又急急加鞭，防她走遠了。他此時入谷已深，照理他路如其沒有走錯，他應該就趕上那步行的女郎。他一肚子胡思亂想，深恐培托兒達迷失。他想她一個嬌情的女孩，如今黑夜裏在這荒谷中摸路，天色又危險得很，暴風雨就在眼前，要是他竟尋不到她，那便如何是好。最後他隱隱望見前面山坡上一個白影子，在樹蔭裏閃著。他想這是培托兒達的衣裙，他趕快想奔過去。但是他的馬忽然崛強，他盡豎"牌樓"樹堆裏尋路又麻煩，騎士急得跳下馬來，將馬縛在一枝楓樹上，獨自闢著叢草前進。他眉毛上頰上滴滿了樹枝的露水，山頭雷聲已起，一陣涼風，呼的一聲颼得滿林的枝葉，吼的吼，叫的叫，嘯的嘯，悲鳴的悲鳴，由不得騎士打了一個寒噤，覺得有點心慌。好容易他望過了那白影子，但是他決不定那一堆白衣，似乎有人暈倒在地，是否培托兒達那天穿的。他慢慢走近跟前，搖著樹枝，擊著他刀——她不動。

"培托兒達，"他開頭輕輕的叫了一聲，沒有迴音，他愈叫愈響——她還是不聽見一樣，寂無聲息。他便盡力氣叫了一聲："培托兒達！"隱隱山壁裏發出很淒涼的迴音，"培——託——兒——達"，但是躺著那個人依舊不動。他於是傴了下去，偏是夜色已深，他也辨不出他的眉目。但是現在他有點疑心起來，用手向那一堆去一撩，剛巧一陣閃電將全谷照得鑠亮。他不看還好，一看只見一隻奇形異醜的臉子，聽他陰慘的聲音說道—

"來接吻吧，你相思病的牧童！"

黑爾勃郎嚇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轉身就跑，那醜怪在後面追。"家去吧！"他幽幽說著，"那群妖怪醒了！家去吧！哈哈！如今你逃哪裏去！"他伸過一雙長白臂去抓他。

"醜鬼枯爾龐！"騎士提起膽子喊道，"原來是你這鬼怪！這裏有個吻給你！"說著他就揮刀向他臉上直砍。但是他忽然變成一堆水，向騎士衝來。

騎士現在明白了枯爾龐的詭計，他高聲自言道，“他想威嚇我拋棄培托兒達，我要一回頭，那可憐無告的女孩，豈非落入他手，受他魔虐，那還了得。但是沒有那回事，你醜陋的水怪。諒你也不知道人心的能力多大。他要是將生命的勢力一齊施展出來，誰也沒奈何他，何況你區區的精靈。”他一說過頓覺膽氣一壯，精神陡旺。說也湊巧，他運氣也到門了。他還沒有走到他縛馬的地點，他明明聽見了培托兒達悲咽的聲浪，她就在他左近，所以他在雷雨交加之中能聽出她泣聲。騎士似獲至寶，展步如飛望發聲處尋去，果然覓到了培托兒達，渾身發戰，用盡力氣想爬過一山峰，逃出黑谷的荒暗。他迎面攔住了她，那孩子雖然驕傲堅決，到了這個時候，由不得不驚喜交集，她心愛的人果然還有良心冒著黑夜電雨，趕來救她出此荒慘可怕的環境。一面騎士說上許多軟話央她回去。她再也不能推辭，默不作聲跟了他就走。但是她嬌養慣的如何經得起這一番恐慌跋涉，好容易尋到了那馬，她已經是嬌喘不勝，再也不能動彈。騎士從樹上解下了馬韁，預備挾他可愛的逃犯上馬，自己牽著韁索向黑蔭裏趕路回家。

但是這馬也教枯爾龐嚇得慌張失度，連騎士自己都上不了馬背；要將培托兒達穩穩抬上去絕對不能。他們沒有法想，只得步行上道；騎士一手拉著馬韁，一手挽住踉蹌的培托兒達，她也很想振作起來，好早些走出這黑谷，但是她四肢百骸多像棉花一般再也團不攏來，渾身只是瑟瑟的亂顫，一半因為方才一陣子趁著火性身入險地，行路既難，枯爾龐又盡跟著為難，嚇得她芳心寸斷，此時雖然神智清楚一點，但是滿山隆隆的雷響，樹林裏發出種種怪聲，閃電又金蛇似橫掃，可憐培托兒達如何還能奮勇走路。

結果她從騎士的手中癱了下去，横在草苔上面，喘著說道——“讓我倒在此地吧，高貴的先生呀！我只抱怨自己愚蠢，如今我精疲力絕，讓我死在此地！”

“決不，決不，我的甜友呀，我決不拋棄你！”黑爾勃郎喊道，一面使盡氣力扣住那匹馬，現在他慌得更利害，渾身發汗，口裏吐沫，騎士無法，只得牽了他走開幾步，因為恐怕他踐踏了她。但是培托兒達以為他果真將她棄在荒

野，叫著他名字，放聲大哭起來，他實在不知道怎樣才好。他很願意一撒手讓那咆哮的畜生自由向黑夜裏亂衝去，但是又怕他的鐵蹄，落在培托兒達身上。

正在左右為難，躊躇不決，他忽然聽見一輛貨車從他背後的石路上走來，他這一喜，簡直似天開眼了一般，他大聲喊救，那邊人聲回答他，叫他別急，就來招呼他。不到一會兒，他果然看見兩隻頒白的牲口從叢草裏過來，那車伕穿一件白色的外衣，一車的貨物，上面蓋住一塊大白布。那車伕高聲喊了一個“拔爾”，牲口就停了下來。他走過來幫騎士收拾那唾沫的馬。

“我知道了，”他說，“這畜生要什麼。我初次經過此地，我的牲口也是一樣的麻煩。我告訴你這裏有一個惡水怪，他故意搗亂，看了樂意。但是我學了一個咒語，你只要讓我向你牲口耳邊一念，他立刻就平靜，你信不信？”

“好，你快試你的祕訣吧！”焦躁的騎士叫道。他果然跑到那馬口邊去念了個咒語。一會兒這馬伏首帖耳平了下來，只有滿身的汗依舊淌著。黑爾勃郎也沒有工夫去問他其中奧妙。他和車伕商量，要他將培托兒達載在他車上貨包上面，送到林司推頓城堡，他自己想騎馬跟著。但是馬經過一陣暴烈，也是垂頭喪氣，再也沒有力量馱人。所以車伕叫他也爬上車去，和培托兒達一起，那匹馬他縛在車後。

“我的牲口拉得動，”車伕說。騎士就聽他的話，和培托兒達都爬上貨堆，馬在後面跟著，車伕很謹慎的將車趕上路去。

如今好了，風雷也已靜止，黑夜裏寂無聲息，人也覺得平安了，貨包又軟，也沒有什麼不舒服，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就開始講話彼此吐露心腹。他笑她脾氣這樣大，攪出一天星斗。培托兒達也羞怯怯地道歉。但是他句句話裏都顯出戀愛的光亮，她心坎裏早已充滿了那最神祕的質素，如今止不住流露出來。騎士也是心領神會，尋味無窮，一張細密的情網輕輕將他們裹了進去。

兩人正在得趣，那車伕忽然厲聲喊道，“起來！牲口，你們舉起腳來！牲口，起勁一點！別忘了你們是什麼！”

騎士探起頭來一望，只見那馬簡直在一窪水裏泅著；車輪像水車一般的轉，車伕也避那水勢，爬上了車。

“這是什麼路呢？倒像在河身裏走，什麼回事？”黑爾勃郎喊著問那趕車的。

“不是，先生！”他笑著答道，“不是我們走到河裏，倒是河水走到我們路上來。你自己看，好大的水泛。”

他的話對的，果然滿谷都是水，水還盡漲著。

“那是枯爾龐，那好惡的水怪。你有什麼咒語去對付他沒有，我的朋友。”

“我知道一個，”趕車的道，“但是我不能行用他，除非你知道我是誰。”

“誰還和你開玩笑？”騎士叫道，“那水愈漲愈高，我管得你是誰。”

“但是你應得管，”趕車的道，“因為我就是枯爾龐。”說著他一陣狂笑，將他的醜臉探進車來，但是一陣子車也沒有了，牲口也不見了，什麼東西都消化到煙霧裏，那車伕自己變成一個大浪，澎的一聲將後面掙扎著的馬捲了進去，他愈漲愈高，一直漲得水塔似一座，預備向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頭上壓下，使他們永遠葬身水窟。

但是光在這間不容髮的危機，渦堤孩甘脆的聲音忽然打入他們耳鼓，月亮也從雲端裏露了出來，渦堤孩在山谷上面峰上站著。她厲聲命令，她威嚇這水，凶惡的水塔漸漸縮了下去，嗚嗚的叫著，河水也平靜下去，反射著雪白的月色。渦堤孩白鴿似從高處搶了下來，拉住了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將他們帶上高處草地，她起勁安慰他們。她扶培托兒達上她騎來的小白馬，三人一起回家。

第十五章　維也納旅行

經過了這一番搗亂，城堡裏過了好一時安靜生活。騎士也愈加敬愛他妻子的神明甜美，這會拼著命救他們出枯爾龐和黑谷的險。渦堤孩光明磊落自然心神舒泰，並且因為丈夫的感情回覆，她尤其覺得安慰。培托兒達受了這次經

驗，形跡上也改變了好多，她驕恣的習氣，換成了溫和知感的情景，她好勝的故態也不復顯著。每當他們夫妻講到塞絕噴泉或是黑谷冒險兩樁事，她總很和婉的求他們不要提起，因為前一件事使她窘愧，後一件事使她害怕。本來兩事都成陳跡，原無討論之必要。所以林司推頓堡裏，只見平安歡樂。大家心裏也都如此想，望到將來好像滿路都是春花秋果。

如此冬去春來，風和日暖。人人也都欣喜快樂，只見百花怒放，樑燕歸來，由不得動了旅行的雅興。

有一次，他們正談到但牛勃河的源流，黑爾勃郎本來地理知識很豐富，他就大講其那條大河之美，如何發源，如何流注許多名地，如何百川貫注，如何兩岸都是燦爛的葡萄，如何這河流步步佳勝，到處都展覽自然的力量和美德。

“要是循流下去直到維也納，這水程才痛快哩！”培托兒達聽得高興不過喊將起來，但是她話還沒有說完，已經覺察了莽撞，連忙收斂，默默的兩頰紅暈。

這一下觸動了渦堤孩的慈悲心，很想滿足她愛友的願望，接著說道——

“那麼我們去就是，誰還攔阻我們不成？”

培托兒達喜得直跳，張開一張小口，再也合不攏來，兩個人趕快用顏色來畫她們暢遊但牛勃河的水程。黑爾勃郎也不反對，他只對渦堤孩私語道——

“但是我們如其走得這樣遠，枯爾龐會不會再來找我們麻煩呢？”

“讓他來好了！”她笑答道：“有我在這兒，他麼法兒也沒有。”

所以他們絕無困難；他們立刻預備，欣欣出發，打算暢暢快快玩一趟。

這豈不是奇怪，大凡我們希望一件事怎麼樣，結果往往正得其反？不祥的勢力預備害我們的時候，偏愛用種種甜美的歌兒，黃金似的故事，引我們高枕安眠。反之那報喜訊息的天使往往選頂尷尬的時間，出其不意來打門，嚇得我們空起驚慌。

他們遊但牛勃河開頭這幾天，的確欣賞快樂。一路的景色，美不勝收，步步引人入勝。但是一天到了一處特別嫵媚的地點，他們正想細細賞覽，那可厭的枯爾龐突然又來作怪。最初他無非賣弄他的小詭計，招惹他們，渦堤孩生了氣，向著逆風怪浪，一頓呼喝，果然敵勢退了下去，但是等不到好久，那玩意兒又來了，又得渦堤孩去對付，如是者再而三，他們雖然沒有吃虧，一團的遊興可被他打得稀爛。

船家也起了疑心，彼此互相私語，向著他們三人盡望。他們的侍從也覺得大家所處的地位很不妥當，也相著主人，露出張皇態度。黑爾勃郎口上不言心裏在那裏想道——

“這是結交異類的報應，人和人魚結婚好不奇怪。”

他又自己解釋，想道——

“我當初並不知道她是個人魚！算我悔氣，步步碰到這荒謬的親戚，但是過處不在我。

他一肚子這類思想，辨護自己，但是他想的結果，非但沒有安慰，而且移怒到渦堤孩身上。他恨恨的望著她，可憐的渦堤孩也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她一面對付枯爾龐已經精神疲乏，又遭黑爾勃郎一頓白眼，訴說無從，只得暗吞珠淚，等到黃昏時節，風平浪定，她睡熟了。

但是她剛剛閉眼，船上人立刻又起驚慌。因為大家眼裏見一個可怕的人頭從小浪裏穿出來，不像平常泅水的人頭，恰直挺挺裝在水面上，並著船同等速率進行。大家慘然相顧，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尤奇者任你往什麼方向看，你總看見一個獰笑奇凶的頭面。你說“看那邊，”他說“看那邊，”總之一陣子船的左右前後，水面上頓然開了一個人頭展覽會，一河陰風慘色嚇得大家狂叫起來。渦堤孩從睡夢中驚覺，她剛一張眼，所有的怪現象立消滅。但是黑爾勃郎受此戲弄，忍不住心頭火起，他正想發作，渦堤孩滿眼可憐，低聲下氣求道——

“看上帝面上吧，丈夫！我們在水面上，你千萬不可與我發怒。”

騎士默然不語，坐了下去，在那裏出神。渦堤孩向他私語道——

“我愛，我們就此為止，平安回林司推頓何如？”

但是黑爾勃郎憤憤說道——

“如此我倒變了自己城堡裏一個囚犯，要是開啟了噴泉，我連氣都透不出了，是不是？我只希望作發瘋的親戚——”

但是他講到此地，渦堤孩輕輕將手掩住了他的口脣。他又靜了，想著渦堤孩說過的話。同時培托兒達的幻想也似春花怒發，活動起來。她知道渦堤孩的來源，但是不完全，她不知道那水怪究竟是個什麼迷謎，她只覺得他可怕，但是連他名字都不知道。她正在亂想，無意中將黑爾勃郎新近買給她的頸鍊解了下來，放在水面上拖著，激起一顆顆水珠，濺破落日反射微弱的陽光。一隻巨手忽然從但牛勃河伸出來，向她的頸鍊一抓，拉入水去，培托兒達駭得大聲響喊，一陣的冷笑從水底裏泛了上來。騎士再也忍不過去。他跳將起來，望著水裏高聲咒罵，和水鬼挑戰。培托兒達失了她最寶愛的頸鍊又受了大驚，不住的啜泣，她的眼淚好比洋油澆上騎士的怒火，狂焰直捲起來，其時渦堤孩也靠船邊坐著，她手放在水裏，這水忽然往前一衝，忽然嗚嗚若有所言，她向她丈夫說道——

“我的親愛，不要在此地罵我，隨你罵誰都可以，但是不要罵我。你知道什麼緣故？”

他好容易將他怒焰稍為壓下一些，沒有直接攻擊她，實際他也氣得話也說不上來。然後渦堤孩將她放在水裏的手探了出來，拿著一串珊瑚的頸鍊寶光四射連人的眼都看花了。

“你拿這串吧，”她說，欣欣將珊瑚遞給培托兒達，“這是我賠償你的，你不要再生氣，可憐的孩子。”

但是騎士跳了過來。他從渦堤孩手中將那可愛的珍玩搶了過來，望河裏一拋，大聲怒吼道——

“原來你依舊和他們來往，是不是？好，你就和他們一起住去，隨你們出什麼鬼戲法，也好讓我們人類過太平日子，哼，你變的好戲法。

但是他看見可憐的渦堤孩呆呆地望著他，兩淚交流，剛才她想拿珊瑚來安慰培托兒達那隻手依舊震震的張著。她愈哭愈悲，好像小孩平空受了責備一般。最後她悽然說道——

“唉！甜蜜的朋友，唉！再會吧！你不應該如此，但是隻要你忠信，我總盡力替你豁免。唉！但是我現在一定要去了，我們年輕的生活就此告終。休矣！休矣！何至於此，休矣！休矣！”

說著她一翻身就不見了。似乎她自己投入水裏，又似乎她被拉入水，究竟誰也說不定她怎樣去的，總是一霎時她葬身但牛勃浪濤中心，音蹤杳絕；只剩幾個小波也繞住船邊似乎啜泣，似乎隱隱還說著“休矣！休矣！忠信要緊！休矣！”

黑爾勃郎無論如何忍心，再也止不住熱淚迸流，差不多暈了過去。

第十六章　黑爾勃郎此後所遭逢的情形

俗語說事過情遷：隨你怎樣傾江倒海的悲傷，隨你悲傷的性質如何，隨你感情沸流到一千二百度或是低降到一百個零度之零度，隨你如何灰心，隨你張開眼來只見愁雲慘霧，生命的種種幸福都變成荒蕪慘絕。只要你不死。只要你苟延殘喘，你總逃不過時間的法力，鐘上的搭過了一秒，你悲傷的烈度，無形中也的搭寬了一些，你就愈覺得這殘喘有苟延之必要，時間愈過去，你的悲度也消解得愈快，往往用不到幾月甚至於不到幾天，你完全可以脫離悲傷的束縛，重新提起興子過你的快樂日子。怪不得宰我當初要疑心三年之孝太不近情理。不要說父母，現在社會上父母不是兒女的冤家對頭已是難得難得，何況能有心坎深處真純的愛情——不要說父母和子女關係，就是我們男女相愛熱度最高的朋友大家香噴噴會呼吸熱烘烘會接吻的時候，不消說自然是卿卿我我，誓海盟山，我的性命就是你的，你的魂靈就是我的，若然你有不測不消說我自然陪你死，就是不死，我總終身守獨，紀念我們不斷的愛情。

而且我敢保證他們發誓的辰光，的確正心誠意，純粹從愛河裏泛起來的波浪，情爐裏飛起來的火焰，你要不相信真是阿彌陀佛，世上再也沒有相信得過的事了。這類經驗彼此不消客氣，多少總有過些。但是——我很恨這轉語，但是我實在不得不但是——但是金子要火來試驗，你立的情誓要不幸的生死盛衰聚散來試驗，試驗的結果究竟百分裏有幾分是黃金呢？當然你我都不希望有這類試驗之必要，不過試驗要輪到你的時候你又有什麼法想呢？從前聽說中國社會上，雖然男女夫婦間從不知愛情為何物，而丈夫死了妻子往往有殉節的風俗，據說有的媳婦自己還想活不肯死，她的翁姑可放她不過，因為她死了可以請貞節牌坊，光宗耀祖了。那班可憐的少婦，就是不全死，亦得半死，因為一萬個寡婦裏面難得有一個再有嫁人的機會。這類情形我們聽聽都不忍心，可笑他們黃種人還自以為是古文明，說西方人野蠻，其實他們那樣荒謬絕倫的家庭婚姻制度，還不是和亞菲利加吃人的野人相差無幾嗎？至於講到我們情形可大不相同。不但妻死了，男子再娶，丈夫死了，女子自由再嫁，就是大家沒有死，鮮鮮的活著，彼此依舊嫁娶自由，只要法庭上經過一番手續就是！或者彼此要是更文明些爽性連法律都不管，大家實行自由戀愛就是，個人自由權，愛情自由，個個字都是黃金打的，誰也不能侵犯。在這樣情形之下從前同生同死的盟誓，自然減少了許多，大家都是“理性人”了！若然愛偶之一遭了不幸，我們當然不能說那活的連悲傷的情緒都沒有，但是即使有，恐怕也是以太性質見風就化散吧！

著書人無端跑了一趟野馬，他實在自己都不知道講了些什麼，他當然要向讀者深深道一個歉，至於關於本題的意思，簡單說無非是激烈的情感是不能常住的。我們極怒的時候，只覺得全身的火一起上升到腦裏，一絲絲神經都像放花筒似迸火，腦殼子像要脹破，頭髮鬍鬚——如其你有鬍鬚——都像直豎起來。但是我敢賭一百萬東道誰能將毛髮豎他一點鐘，就是半點鐘一刻你都贏了。最劇烈的悲傷雖然比大怒的生命可以長些，但是也長不到哪裏，我們過後追念死者，似乎仍舊覺得不快，但是這是憂思不是積極的悲了。

現在言歸正傳。上節停在渦堤孩一入水黑爾勃郎一層悲傷暈了過去。但是你放心他醒過來的時候悲傷也就差不多了。他回到林司推頓城堡，自然很不高興有時居然泫然涕下，有時伸出兩手像要抱人似的。他自己倒很擔心事恐怕他再也不會快樂，結果他生命，也就悲傷完結。同時他也經驗到——我們差不多大家經驗過的——悲傷的一種快感，很難以言語形容的一種情形。培托兒達也陪他飲泣，所以二人一起在林司推頓靜悄悄過了好幾時，時常記念渦堤孩，彼此幾乎將從前互吸的感情忘了。並且渦堤孩現在時常夢裏來會丈夫。她來總同在時一樣，很溫柔的抱住他，一會兒離去，依舊啜泣，所以往往他醒過來的時候不知道何故他的雙腮盡溼，究竟是她的眼淚呢，還是他自己的呢？

但是可畏的時光愈過，他的夢也逐漸減少，他的愁也逐漸遲鈍。那時我們久別的老漁翁忽然在林司推頓城堡出現。他聽見渦堤孩的訊息他來要女兒回去，再也不許她和獨身的貴人住在一起。“因為，”他說，“我女兒究竟愛她生父不愛我都不問，但是現在她名譽要緊，所以他所要求的，再也沒有商量餘地。”

老漁人聲勢洶洶，但是黑爾勃郎一想他如其讓培托兒達跟父親回去，她吃不慣苦不用說，就是他自己一個人獨留在這寬大的城堡裏冷清清的日子如何過得去，況且他自始至終愛培托爾達的，就是渦堤孩在時“形格勢禁”，此番她長別以後，他還沒有跳出悲傷圈子，所以把培托兒達暫時擱起，如今老頭一來羅嗦，他只得明說他想留他女兒的意思。但是老兒很不贊成這一頭親事。老兒很愛渦堤孩，以為誰都不能決定渦堤孩之入水的確是死。就是渦堤孩的屍體的確永臥在但牛勃河底或是已經被水衝入海去，培托兒達對於她的死至少應負一部分的責任，如何可以乘機來佔據她的地位呢？但是老兒也很愛騎士，他女兒溫柔的態度，至誠的禱告為渦堤孩流的涕，一一都打動了老人的心，結果他還是答應。此事就此定局，騎士立即打發人去請哈哀爾孟神父，就是當初在老漁人家替他和渦堤孩結婚的神父，求他來城堡慶祝他第二次的婚姻。

神父接到了林司推頓爵主的信，立刻就動身，向城堡進發。他走路走得過急有時連氣都喘不過來，或者他腳上背後的老病發作，他總對自己說：“也許我還可以消化不幸！老骨頭爭氣些，趕到目的地再癱不遲。”他提起精神一口氣趕到了城堡的庭中。

那對新人手挽手兒坐在樹蔭下，老漁人坐在旁邊。他們一見哈哀爾孟神父，大家欣然跳將起來，趕上去歡迎他。但是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單請新郎陪他進堡去密談。騎士正覺躊躇，神父開口說道——

“我何必定要密談呢，林司推頓的貴胄先生？我要講的話就是關係你們三人的話，既然大家有關係，自然大家一齊參與為是。然則我先要問你，騎士先生，你是否可以一定有拿把你的妻子的確死了？我可不是那麼想。她失蹤情形我暫且不論，因為我當時並不目睹。但是她對於你始終是一個信義忠實的妻子，那是沒有問題的。而在這最近十四天夜間，我夢裏總見她站在我床邊，搓著她一雙柔軟的小手，一面的愁容，輕輕的嘆氣道，‘攔止那樁事，親愛的神父呀！我還是活著！嘻！救他的生命！嘻！救他的靈魂！’但是我莫（名）其妙，不知道那樁什麼事。後來果然來了你的專差，所以我星夜趕來，不是來替你們結婚，但是來分散那不能在一起的人。讓她去吧，黑爾勃郎！讓他去吧，培托兒達！她另有所屬。你看她滿臉悲悽不散的愁痕，依舊未退哩。從來沒有如此的新郎，況且她夢裏明明告訴我，或者你讓她去，否則你也從此不會享福。”

在他們三人心裏的心裏，大家都承認神父的話不錯，但是他們早已爬上了老虎背，再也爬不下來。就是那老漁翁亦被他們騙得一想情願以為再也不會有意外發生。他們三人就你一聲我一句，和一片好心的神父辨駁。最後老牧師一看情形不對，知道無可挽回，搖搖頭，嘆了氣，轉身就出堡門，非但不肯住夜，連湯水都不肯喝。但是黑爾勃郎總以為是他年老了脾氣乖僻，毫不介意，另外派人到鄰近神道院裏去請一位牧師來行禮，那邊一口答應，他們就將婚期都定了。

第十七章　騎士的夢

天將曉未曉的時候，騎士半醒半眠臥在床上。他想要重新睡熟，他覺得一種恐怖將他推了回來，因為夢鄉里有鬼。但是如其他想要完全醒過來，他耳旁只聽得悉悉索索一群天鵝撲著翅膀和喁喁歡娛的聲音，使得他神經飄飄蕩蕩總是振作不起。最後他似乎又睡熟了，恍恍惚惚只覺得那群鵝將他放在柔軟的翅膀上，騰雲駕霧似飛山過海，一路唱著和美的鵝歌。他想恐怕這是死兆吧。但是也許另有緣故。忽然他覺得飛到了地中海上。一隻鵝在他耳邊說“此是地中海。”他向下一望只見海水水晶似透明，可以直望到海底。他看見了渦堤孩，她坐在水晶廳上。她在那裏傷心哭泣，滿面愁容。騎士不禁想起了從前那一長篇歷史，當初何等快樂，後來如何不幸，如今彼此又為渺渺雲水隔住。但是渦堤孩似乎不覺得他在場。枯爾龐依舊拖著長白袍走到她跟前，不許她再哭。她抬起頭來，很嚴正的對他望著，說道，“我雖然身在水底，但是我有靈魂。所以我依舊悲泣，雖然你不能知道眼淚的意義和價值。那是上帝賜福，凡有忠實靈魂的人，總是受天保佑的。”他搖頭不信，想了一想說道——“但是，我的侄女，你還得受我們元行法律的支配，他如其不忠信而重娶，他的命應該賠償給你。”渦堤孩道，“他到如今還是鰥夫，他刺痛的心上依舊保留著愛我的情。”枯爾龐冷笑道，“但是他快做新郎，一兩天之內只要牧師一禱告，婚姻就成立，那時你定須殺死這重娶的丈夫。”渦堤孩笑答道，“但是我不能，我已經將噴泉塞住，不要說你連我都不能進城堡去。”枯爾龐道，“但是若然他離開了城堡，或是有一天噴泉重新開了呢？你要知道他並不注意那類小事情。”“惟其為此，”渦堤孩又從眼淚裏笑道，“惟其為此所以他的夢魂現在停在地中海面上，聽我們的警告哩。那是我故意安排的。”於是枯爾龐仰起頭來，恨恨相著騎士一頓足，忽然穿入水波深處去了。那群鵝重新又唱將起來，展開翼兒就飛，騎士昏昏沉沉似乎過了無數高山大川，重複回到了林司推頓城堡，在床上醒了過來。

他一張開眼，只見床前站著他的侍從，報告他神父哈哀爾孟依舊在鄰近逗留著，他昨晚見他在森林裏用樹枝砌了一間茅棚在裏面過夜。問他為什麼，他

答道，“除了結婚以外，還有旁的禮節，我這次就使沒有經手喜事，也許還有另外用處。做人總得處處預備。況且喪事喜事一樣都是人事，眼光望遠些，誰都免不了的。”

騎士聽了這番話，又想起方才的夢，種種的猜想都奔到他胸頭。但是他終究以為事情既已安排妥當豈有迷信妖夢改變之理，所以結果他毅然決然照原定計劃做去。

第十八章　黑爾勃郎舉行婚禮情形

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舉行婚禮那一天，林司推頓城堡中貴客到了不少，外面看來，很是熱鬧歡喜，但是當事人的心裏，恰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良心上不安寧。出神見鬼的事倒沒有，因為那噴池依舊塞住，枯爾龐的徒黨無從進身。新郎自己不用說，就是老漁人乃至於曾經見過渦堤孩的親友，都覺得似乎少了一個主要人物，因為渦堤孩在時待人和善得眾人歡心，如今不明不白的失了蹤，偏是隔上不多時發現了這頭親事，也難怪旁人心裏一半詫異一半不平。那天喜筵的時候大家表面上雖然應酬談笑，心裏誰也離不了渦堤孩的印象，偶然呀的一聲有人推門進來，大家都張皇注視，疑心是渦堤孩來了，等得看明白進來的人是掌禮或是酒僕，他們都顯出失望的神情，本來滿席的笑語喧闐，也忽然沉了下去，變成憂鬱的寂靜。新娘要算比較最活潑，最滿足，但是連她也有時覺得有些詫異這林司推頓堡內主婦一席如何輪到了她，一面又想起渦堤孩冰冷的屍體，僵臥在但牛勃河底，或是已經隨流入海不知去向。神父那番不吉利的警告又不住的在他們三人腦筋中煩擾，並且引起種種奇異的幻想。

天還沒有黑喜筵就散了，不是因為新郎不耐煩——普通新郎總是不耐煩的——而為上面所說的幾層緣故，賓主都覺得有興不能盡，空氣中似乎佈滿了不愉快的預兆愁慘的情景。勃托兒達陪著女客去了，騎士也進內室一群侍從侍候他換衣服。那天結婚連照例跟隨新娘新郎的一群青年男女都沒有。

勃托兒達想變換她思想的潮流。她吩咐侍女展覽黑爾勃郎此次替她預備的衣服面網首飾，打算選出幾件，預備明日曉妝。一群侍女就高高興興大家來出主意，這個說新娘應該滿頭珠翠紅衣綠襪，那個說太華麗了也不好，不如單戴白金珠花的面網和白緞銀鑲的衣裙配著淡灰絲襪和綠絲絨鞋，一面大家又爭著稱讚新娘的貌美。培托兒達正在鏡裏端詳自己的倩影，忽然嘆道——

“但是你們難道不看見這邊頸上那些雀斑嗎？”

他們一看，果然新娘左邊頸皮上有幾塊黑影子，但是他們只說是“美人斑”，有了這一絲深色，愈顯出膚色之白嫩。培托兒達搖搖頭，心裏想那總是斑點。她嘆口氣道，“其實我可以想法子去了他。”但是堡庭裏的噴泉封閉在那裏，從前我總歡喜用那泉水，很有勻淨膚色的功效。真的我只要弄得到一小瓶已經足夠！”

“那就夠了嗎？”一個快捷的侍女笑道，說著溜了出去。

“她總不會得那樣冒昧，”培托兒達說，露出半驚半喜的神情，“今天晚上就去撳開那塊蓋住泉眼的石頭吧？”但是一陣子她們就聽見一群人走入堡庭，從窗格里望得見那活潑的侍女領頭，他們扛著槓桿等類，去重開那噴泉。培托兒達說道，“我實在很願意他們去開啟，只要手續不太麻煩時間不過長就沒有什麼。”她心裏其實很得意，因為如今做了主婦，居然要什麼就什麼，開口要閉口到，她欣欣伏在視窗，看他們在庭中月光底下動手。

那群人“杭好旱好，”使盡氣力，開掘那石塊。間或有人嘆息，以為舊主婦當初一番心機，如今新主婦當家，頭一天就有變更。但是事實上他們用不到費那麼大勁。因為等得他們一動手，這噴泉內部似乎有勢力幫著他們掀開那塊笨石。他們駭然相顧說道，“難道這噴泉壓得日久，力量大得連石頭都衝得動？”說著，那石塊愈起愈高，簡直自做主，不用人力輕輕的滾了下來。同時泉眼裏迸出一個極高的白水柱。工人們在旁邊正在驚異，忽然覺察這水柱變成了一個素衣縞服白網蓋面的婦人。她涕泗交流的悲泣，舉起雙手搖著表示哀痛，慢慢兒，慢慢兒下了噴泉臺，望城堡正屋走去。一霎時堡裏的人嚇

得狂奔的狂奔，狂叫的狂叫，新娘在窗內也嚇得硬挺挺站著，面無人色，她身旁的侍女也都像觸了電一般，動彈不得。等得這形象走近了她房，培托兒達猛然覺得那白網底下的眉目彷彿是渦堤孩。但是這一路悲泣的形象走了過去，遲頓頓，慢吞吞，似乎犯人上刑場的光景。培托兒達聲喊人去尋騎士，但是侍女們只突出一雙眼呆看理也不理，新娘也發了噤，似乎她自己的聲音駭住了她。

她們正在石像似塑著，話也說不出，腳也移不動，這可怕的異客已經走到了城堡正廳，步上那白石的臺階，走進大堂哀哀的哭，一路盡哭著。傷哉！她初次來到此地何等歡喜呢？

其時騎士在內室已經辭退了侍從。他衣服半解獨自站在一座大衣鏡前出神，旁邊點著一支很緩的小燭。忽然門上有一個小指彈著，很輕的彈著那是當初他們夫妻和睦時候的一種記號，渦堤孩要他去的時候，就來用小指輕輕彈門。黑爾勃郎跳將起來，但是他又自語道，“這無非是妄想。我應該登新床去了。”

“是的你應該，但是一張冷床而已！”他聽得門外一個悲泣的聲音回答，他從鏡子裏看見門開了，慢慢兒，慢慢兒這白色遊行的形象移了進來，重複謹謹慎慎將門掩上。“他們已經將噴泉開啟，”她軟軟說道，“如今我已到此，你生命完盡了。”

他覺得他心停止了跳動，知道數不可逃，但他將手掩面說道——

“不要使我死於恐怖。如其你網後是一鬼相，那就請你不必再揭開，你一下殺了我就算，再不要讓我見你。”

“唉！”這形象答道，“難道你不願意再對我一看嗎？我依舊和初次你在湖邊發現我的辰光一樣美麗，我愛喲！你還怕我來嚇你不成？”

“喲，但願如此，”黑爾勃郎嘆道，“但願我能死在你吻上！”

“當然，只要你願意，我最愛的親親呀！”她說著，就將手揭去了面罩，一張蜜甜的臉笑了出來，頓時室內好像充滿了萬道霞光。

戀愛——死騎士渾身顫慄，無量數的情電子從骨髓皮肉五臟六腑四肘百骸裏迸射出來，將他的生命靈魂軀殼，一古腦兒的戀愛化——他渾身顫慄，展開雙手，渦堤孩直撲了進來，淚如泉湧，兩片香甜情熱顫動的櫻唇立刻和騎士的黏在一起，她再也不放，愈摟愈緊，愈緊愈摟，眼淚如潮水般橫流，幾乎將她的靈魂都衝了出來。她的眼淚瀉滿他一臉一胸，他還是緊緊抱著，直等到騎士在甜美的不幸中，蜜甜的香唇上，氣絕身亡，從她可愛的玉臂之中漏出，倒臥在長眠的榻上

“我已經哭死了他，”渦堤孩告訴她在前房碰到的侍役，她慢慢從惶駭無措的人群中走入噴泉中去了。

第十九章　騎士黑爾勃郎埋葬情形

林司推頓爵主的死訊一傳出去，頭一個到門的就是那等辦喪事的神父哈哀爾孟，剛巧上一天特請來結婚的牧師倉皇逃走，二人在大門口撞一個滿懷。

神父聽他們說了詳情以後說道，“命該如此，這喪禮如今落在老人身上，我也不要什麼夥伴。”他就過去用例話安慰那新娘寡婦，但是培托兒達塵心煩重，如何能聽得進老牧師不入耳之談。老漁翁倒很明白雖然他女婿女兒遭此不幸他也不免悲悼。但當培托兒達咒罵渦堤孩為女妖鬼怪，老人總搖頭嘆道——“這場公案也只有如此了結一法。我只看見上帝公平的判決，況且，黑爾勃郎死後受苦痛最深者無過執行死刑那人，我們可憐被摒的渦堤孩。”他幫著料理喪務，一切排場都按照死者的身份。他們林司推頓家的葬地在鄰近一鄉村，是他們的領地，騎士的屍體照例要與他的祖先合葬。城堡裏所有的儀仗都已排列起來，預備一起葬入，因為黑爾勃郎是林司推頓的末裔。送葬的人也都跟著棺柩上路，在青天底下迤邐走著，口裏唱喪歌，神父哈哀爾孟手執一高大的十字架在前領路，後面跟著培托兒達，她父親老漁人在旁邊扶住她。其時大家忽然覺察培托兒達的侍從一片黑服中間，發現了一個雪白的

形象，頭面罩得很密，雙手絞扭顯出極端痛苦悲傷。那形象旁邊的人都暗暗吃嚇，或向旁閃，或往後退，她們這麼一動，那白像又發現在後面一群人中間，他們又起恐慌，紛紛躲避，所以結果這長串送殯的儀從，鬧得不成體統。其中有幾個軍士膽子很大，走近去向那白影說話，想將她推擠出去，但是他們的手一觸到，形象就融滅，一轉眼又只見她于于徐徐跟在喪會中進行。直到後來所有的女侍從都逃避乾淨，所以這白影悠悠蕩蕩貼緊了培托兒達。但是她移得很慢，前面的新孀簡直沒有覺得自此她緩緩跟著前進。

他們到了墓地，所有的喪儀和人列成圓形圍住墓坑。培托兒達方才覺到了這不速之客，她又駭又惱將身倒退，要她離開騎士的葬所。但是罩面的白影輕輕搖頭不允，伸手向著培托兒達似乎款求的模樣，孀婦不禁感動，她頓時想起了從前渦堤孩待她的好處，和在但牛勃河上給她那串珊瑚項珠。但是神父哈哀爾孟吩咐禁聲，大家一起在屍體前默禱。培托兒達跪了下來，其餘送葬的人連墳上做工的也都跪下。他們禱完站起來的時候，白色的異客已經不見；在她跪的一點上忽然從泥土裹湧起一柱珠泉，潔白如銀，將騎士的新墳澆灑一週，然後平流到墓地旁邊，積成一個美麗的小潭。後世那村上的人還時常對著這泉水嗟嘆，相信是可憐渦堤孩的不昧精靈，展開她仁愛的手臂永遠抱住她心愛的人。